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聞見近錄
宋王翠著

獨醒雜誌
宋曾敏行著

進步書局校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宋 王翬著

聞見近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閔見近錄提要

宗王鞏撰鞏為文正公旦之孫尚
孝素之子家世清貴置身禁近
習閔用國故事及名臣言行縷
縷而道皆摭實之說其屬稱先公
者蓋得諸趨庭時為多

聞見近錄

宋 大名王鞏撰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為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即位。席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輕己。即日命駕出師。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燔下。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筮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於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太祖皇帝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即位。每歎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虜空山後遊王師據幽州虜甘心沙漠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羌也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虜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閒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虜者由是虜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畫御河為界虜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尋干戈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兵御河蓋世宗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蓋鮮康定間張文定知諫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其不可富文忠曰真諫臣也未幾中旨還其國封富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僉是富文忠矣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文忠援富文忠例封還詞頭後遂為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喻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又曰允良雖僭擬然變畫作夜諒無他心宗諤外示節儉疑其有心者後董煣好因上元出遊有密祈董請立周

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真宗子。在仁宗為近屬也。俄有詔立之。禮官與中書議不決。請於上。上親書從政宗。諤宗旦。宗實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曰。周王沒童孩。無立後禮。議遂寢。宣宗旦。聞恐醉卧三日不興。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為皇子。蓋本仁宗之意也。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閣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冒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即詣恭公。以為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既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心。羣論遂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遣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黃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竟慘然。榻上有紙一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
有主名。張公曰。必頴王也。盛言頴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頷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辨。再請書。乃大書大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

知穎王為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卿可謂顧命矣。

真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綠車旄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宮禁中。仁宗皇帝生，以蕭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宮閣。宮中號英宗為官家兒，宣仁為皇后女，仁宗每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為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宮中每以為戲。豫王生，英宗遣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為夫人，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

至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而慈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察英宗起居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垂成，語文潞公。潞公為首相，與富公議協，密諭王文忠為詔草，常懷之以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喪去位。富文忠乃召韓忠獻為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圖其事。富文忠尋亦憂去，忠獻乃立英宗為皇子。富文忠聞之不懌，以謂事固定，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復得其人也？韓富由是構隙。英宗即位時，富文忠解喪為樞密使，一日鎖院麻出，乃立穎王制。富文忠初不與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喪，富文忠一不弔。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翼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第議之中。書袖歸。翼日再稟。上曰。與密院同議。又翼日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恐慄。逡巡退立。復問曾宣靖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陛下。上曰。朕懷此久矣。願未知卿等意耳。探懷取紙一番。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議。乃定。既退。上歸宮。顧左右曰。我有交代矣。宮人眾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及慈聖元獻同聽政。一二貴瑤聞言兩宮。而兩宮終始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

韓忠獻當國。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為皇子詔。王曰。此事須面得旨。中書以為得體。及對。乃曰。事出陛下耶。大臣耶。今宮中有將臨月者。姑俟之可乎。上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王不夭矣。立之以慰人心。又曰。為誰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聞。濮王子也。遂退草詔。詔有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

熙寧中。西賊圍羅匹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眾謂非古。遂寢。熙寧中。劉几等頗采用之。教坊樂工某乙。詣几上書。以為不可。几以書聞。付大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王朴樂為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兩宮聲。大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樂之所諱。時以為狂。編管畿縣。未幾。哲宗出閣。遂即帝位。

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冀五郎者。每為畜之。一日。冀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間火起堂廡。帑藏須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為煙。毳而去。不復銅滓。冀生尋自服砒霜爛腸而卒。張目見之。

張大夫幼子嗜生鱸。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剝腸芼羹。羹沸。剝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剝者。視之則剝矣。遂絕烹鮮。

鞏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万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

日不絕。蔡元長作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為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為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女。堯封後邁。從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文時异倅南京。子彥博彥若。竝師明復。明復遂薦堯封於文氏。為門客。張文之好。始於此矣。堯封就舉。與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當往求舉資。及還。堯佐但與錢五百文。後堯封舉進士第。任石州推官。卒。其女入宮中。為婕妤。沈氏養女。是為溫成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貴寵日盛。時相乃為訪其族氏。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時相因以白上。除祠部員外郎。府界提點。尋繼遷擢。遂自待制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即自刑部員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在京百司。遣三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羣牧景靈四使。一日大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闕下。貴妃親視供帳以待。其夫人入謝。眾論諠然。時貝州王則叛。仁宗北顧。妃乃陰喻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可請行。潞公既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羣論漸息。曹氏後封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嘗知兵。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問事宜於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為上策。薦邢佐臣主其事。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

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於南京。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侍講楊敞卒。李壽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斂。幸經筵諸公賻之。先公時為翰林侍讀學士。既賻之。且語李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曰。楊敞死無以殮。陛下幸矜恤。仁宗頷之。少選中使間賜黃金百兩。仍語中使曰。楊敞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王某知。仁宗之眷邇臣如此。

李柬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柬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名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疎。

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未飲酒以賜輔臣。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曰。古人謂

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害。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舫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充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棹子謂之外漆裹補。河身奔突。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郡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世宗開御河。本為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冠者行酒。其中裏如唐人之草裏。但繫其腳於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於成人。敢有請。將冠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拜謝而出。自是齒於成人。冠服遂同長。

者。故謂之中裏。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帶尚謂之中裏。其由是矣。此風廢亦百年矣。張融自樞密真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麴院。後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即日遷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璫皆右左燃之。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答。上心憂懼。溫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為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爾未應。上問臺官。李乘之曰。惟冊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霽。自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寶元中。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於其國中。自稱兀卒。又乞五音為六。當時朝議。既以天下久太平。未嘗議經武之策。而石元孫劉平輩。輒盛言言兵。以賊為可討。獨吳春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兀卒。而六音且奉正朔。臣子之分如常。可姑從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定亦繼有請。今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為邊備。俟其無厭。則我有以待之也。朝議非之。元昊既

不得請再遣使乃稱閭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實元慶歷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霽仁宗問張文定赦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欣納之曰朕意也於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為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蜒轉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為縣宰答之乃逃詣元昊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適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於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昊雖彊黠亦元尊之也。

富文忠至和間既懷立嗣之命宮教蔡抗陰伺英宗起居英宗之立為皇子也恐懼避避卧終日不起抗以利害動之即起拜命及英宗即位以抗故人也日思大用召

自定州。且有參知政事之除。至闕下。英宗上仙。抗尋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德。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為官家行。便當召還。先公曰。陛下即位。邊有警。豈臣避難之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曰。方此即位。視先朝舊人。豈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中。端明時知開封府。至宮中救火。已望見顏色。如端明才望。豈在人後。欲召別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諭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謙損為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玉食御樽。日有所賚。一日兒女婚嫁。遣中使問其姓氏。悉賜冠帔。及行。錫黃金百兩。及至渭。虜解圍去。燧燧息。會樞密副使王疇薨。英宗諭執政曰。可除王某補之。時相退而不答。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日。王某命下。即邊人喜躍。虜亦解去。王某歸。不知何人可代。上曰。豈使其終身守邊耶。然竟為執政所格。英宗親遣李若愚諭此。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

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為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以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

宮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枝。時人榮之。

一本云。自宰臣而下悉簪花。從歸。然上未嘗簪也。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它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

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曾身到鳳池來。監門官即以詩進。仁宗遣中使錫以酒餼。聞李太后薨。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呂文靖留身曰。昨夕聞有宮嬪薨。章獻皇后即引仁宗手。起過屏後。后復獨坐簾下曰。相公欲間謀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為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遂遣於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間言不入者。文靖力也。

仁宗初撤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發李太后棺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羣疑悉亡。

寇忠愍知永興軍。於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且奏寇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先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駿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慶歷中。鄭

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言者論之。時呂許公當國，亦以太平無事，而乃有此為說。仁宗意未解。許公曰：「臣觀赴會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

丁晉公嘗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髻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撒地，文公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仁宗朝禁中夜火，執政趨詣東華門，閉而不納。徧詣諸門，皆然。王沂公語呂許公曰：「可斬關而入。」許公曰：「不可。」自東而南，自南而西，自西而北，周旋叩關。至日高，方啓東華門。有旨：「百官皆步而入。」殿宇多灰燼，上御升平樓，垂簾呼班唱拜如常儀。自沂公以下皆拜。許公獨挺然而立。上遣使問之。許公曰：「昨夕宮中災，今日未面天顏，臣不敢拜。於是卷簾上臨軒陛，許公即再拜。或問其然，曰：『禁中火方擾攘，復斬關而入，不惟上益驚，豈不防它變也？』」垂簾之下，未見天子，萬一誤拜，其將奈何？」

張文懿為射洪令。一道士詣邑，熟視文懿，不語久之。頂間取瓢出藥十粒，顧文懿曰：「可餌之。」文懿即餌之。道士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浴之，使再餌之。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也。」明日詣之，謂文懿曰：「欲為神仙耶？」欲

為宰相耶。文懿曰：欲為相耳。道士咨歎久之，留一書，封緘甚密。且候作相老勅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留書，啓之，乃彩選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而去。使人訪之，即卧店中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一囊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葬藥於三寶堂下。是夕薨。

張文定守蜀，重九藥市，拂晨驟雨，隨行醫官張子陽避雨，玉局觀須臾晴，霧樹上白衣翁竚立，顧視子陽曰：我有一事，要爾通意主人。子陽唯唯，即出藥二粒，如粟米大，使遺文定。子陽曰：嘗識尹否？翁姓何氏？翁曰：我姓葛，侍郎已兩守蜀，我嘗見之。子陽曰：止此一來耳。翁曰：說與主人，他日再來此相尋。子陽持藥，具白文定，以汞一兩，置藥一粒，煨之，須臾有聲如遠磬然，清越非常，諦聽間，忽有圓光出合內，煥耀滿堂，驚而取之，汞成黃金。文定乃餌其餘藥一粒，使再訪之，不復見矣。

呂文靖罷相，孔中丞道輔以直亮自任，無所忌避。一日臺獄事連文靖子，即攝付吏。及文靖復相，凡國事無所建明，悉取上旨。既累月，仁宗曰：呂夷簡令回作相，竝不主事。文靖遽言：臣前日為朝廷不避仇怨，身當國事，臣方罷去，而諸子即坐臺獄，臣死

望朝廷眷顧子孫必無也。臣是以不敢當事。上俛首曰：但勉之。文靖再拜，遂留身出紙一番，皆進退人物上悉可。內外遷徙數日間，凡數十人，皆文靖平日所厚。一時桃李之盛，本朝無比。

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郇公致政麻命下，同宋景文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厚，何遽謝事也？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又曰：亦恐更老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退而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言為然。蓋在得之時，與奪每為思慮所惑，不若少時能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歸。予嘗論之：陽舒而陰斂，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陽衰而陰盛，是以好斂之意生。君子終始之際，可不慎乎？

慶歷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為相，張文定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答。凡數問之，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到觸著牆自退耳。方其舉步時，勢難遏也。未幾三公悉罷。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甚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之常也。

竇元康定間，西人犯邊，用兵累歲，遠人窺我，遣使求關南之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

與己不協。輒發國書觀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先授書五函。皆許其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留二函於雄州。既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於三。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者二十萬。

庾嶺險絕。聞天下。蔡子直為廣東憲。其弟子正為江西憲。相與協議。以埽焚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間。每數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絕。紅白梅夾道。行者忘勞。予嘗至嶺上。仰視青天如一線。然既過嶺。即青松夾道。以達南雄州。太平久矣。遐邇同風。非有前世南北之異。

江西舊漕鹽至州有餘。悉輸於官。漕舟沿江貨所附。私鹽既盡。遂盜官物。鹽盡鑿舟沉之。聲言風水。每歲拋失十三四。而盜取監臨私貨抵法。枕藉於市。蔡子正為江西憲。建言鹽至江西。有出剩者。乞據其數給江西價之半。朝廷從之。今數十年。官物既鮮盜竊。而舟獲完歸。刑法為減。百世之利也。中間浮淺之人。或再減其直。其弊如初。張頴為江西憲也。神宗戒其謹守蔡挺之法。于今賴焉。

太祖一日幸後苑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警於髻上上還輒取花擲於地上顧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耶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願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之即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它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刀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威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洞賓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真

人哉言訖升松而去。洞賓即題於寺壁曰：獨自行時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千年老樹精，分明知是神仙過。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澈，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興即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至今藏於軍資庫中。子瞻有詩記之。

太祖即位，患方鎮猶習故常，取於民無節，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使殿賜飲，款曲因問諸方鎮：爾在本鎮除奉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為錢幾何？方鎮具陳之。上喻之曰：我以錢代租稅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朕相宴樂，何如？方鎮再拜，即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雖在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斂之患。至今侯伯尚給公使錢，以此也。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

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煞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喻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無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寇忠愍為執政尚少。上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太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須髮遂變。於是拜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頽圯。經歲不問。魚軒一日語之。文靖不答。累以為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既薨。盛夏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七日不滅。先文正在中書。一日拊其案曰。安得見李同年耶。李謂文靖也。同列叩之。曰。文靖與某在中書。邊事方紛然。予嘗謂曰。何日事定。文靖曰。陛下天資高明。有為之君也。今二虜未寧。故不暇。某老矣。它日適當公手。是時方東封西祀。建立道宮。皆如文靖之言。

先文正雖年六十。而久病氣索。人或勸其引疾而去。文正曰。予豈不知此者乎。願諸公未有以相代者。恐貽上憂也。寧受貪冒之名。以報上恩耳。文正薨。丁馮之徒既相。

朝廷紛紛識者歎其先識

馬樞密知節勁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頗怪之馬曰臣見本院長官多欺陛下臣不
怕驚動官家慙亂宰相則打煞此厮兒久矣上慰勞之

孔中丞道輔為州掾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為神每祀之則蛇自神像鼻中
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為哉以笏擊
蛇死遂揮像壞其廟而去

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為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
曰聊以溫故耳文正曰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其去怏怏益不平未幾差博
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
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
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為過言其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媪懼失去
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之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
納於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

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於朝。

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其大兩指許。淡金色。予嘗請而供之。須臾舍利自牙中出。初如露。巡行牙上。或遠數十步。求者輒得。予請至四十八粒。欲求為四十九粒也。經夕不可得。明日發篋。則已足其數。又或謂自有甘露穴中出者。明日再往。請之不得。遂出陳州門十數里。請竟不得。因拜辭而歸。拜起一粒自甘露穴出。其大如菉豆。光彩炳然。後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匣而歸之。今人罕得見者。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象。半掩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炬而入。有落燼。即旋失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之。舟人呼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於是出矣。

范文正以司諫出使江南。至宿州。聞郭后廢。乃復馳歸京師。至國門。呂文靖遣其長

子候之曰。司諫其來以廢后事耶。文正不答。既得對。乃盛言之。竟以是罷職。李邦直張粹明嘗謂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規模遠矣。今上初俾侍宴。其後喻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閣。當議宮僚。乃曰。司馬光端重。宜為宮官。亦漢羽翼之謂也。如呂公著孫覺皆可作之。其下當擇功臣子弟。若文貽慶可任。沈馬之類。此孟子謂巨室大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春宮矣。除目具而神宗棄天下。今司馬公之來。是末命也。

六姪震嘗謂予曰。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而吳雍與震預召。時為中書檢正官也。及對。乃議官制除目。初執政進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寶乃金也。塗金可耳。執政既進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置之。乃議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則俾雍震互書之。至太常少卿。上曰。此必慎擇人。執政屢薦名。皆不應上意。至禮部郎中。則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可比。可除劉摯。至著作郎。則曰。此非蘇軾不可。少選。上默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純仁。既畢。即曰。朕與高遵裕期某日當下靈武。候其告捷。當大慶賚。至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過卿等數人泄耳。又命執政戒雍震。其後靈武失律。官制隔歲乃下。比之初議。十改五六矣。

蘇子瞻既貶黃州神宗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蘇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持正張粹明受命震當詞頭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玉力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亭花側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於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

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算耳。後文懿三入中書。

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餌桑蝶蛸。及死。自口吻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蝶蛸無數。

榮州威遠縣民間。忽有雷電入其舍。須臾震震已而於其柱。題曰戾戾二字。不知其何謂也。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曰。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凡之類。非典故也。予承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王子。公孫。惟皇子得稱焉。時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沮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為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為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歷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於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適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歷修著。其禁嚴甚。元祐

未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亦自予罷承。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襍。黃金軸。神宗時。詔為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為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執政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媪兩膝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媪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孫威敏治平中起自謫官。以觀文殿學士知慶州。至鄭州。會西使至。時威敏已授館驛中州。將白威敏徙居。曰：我大臣可為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大啓其門。設矮榻。偃卧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門。望而問之。左右曰：慶州孫經略也。西人俛首而過。張文定留守南京。高麗使者至。例當留守迎送。文定曰：我前執政也。可與陪臣禮乎？遂不出。而遣少尹。尋以其事聞。神宗以為得體。仍令中書降旨揚州。令陳升之如張某所請。

司農寺請鬻祠廟。每軀若干錢。張文定留守南京。而以其事聞於神宗。大駭之。即批其奏曰：慢神黷禮。無甚於此。詔天下速罷之。司農官罰金。

全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咒。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咒。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為予道其詳如此。

宋曾敏行著

獨醒雜志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獨醒雜誌提要

是書為宋江右曾達臣氏手撰共十卷凡自紹興以前金人猾夏薇欽陷虜忠傑之救時奸佞之誤國如鑑取形分別登載足補正史所未及觀其序跋亦可知言以人重矣

獨醒雜志序

古者有亡書無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諺之言晏子誦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異地夏周殊時而其言猶傳未必垂之策書也口傳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簡而不能及伏生之口然則言與書孰堅乎哉雖然言則堅矣而言者有存亡也言者亡則言亦有時而不堅也書又可廢乎書存則人誦人誦則言存言存則書可亡而不亡矣書與言其交相存者歟廬陵浮雲居士曾達臣少刻意於問學慨然有志於當世非素隱者也嘗與當世之士商略古今文章前代之豪傑知光武不任功臣而知其有大事得論諫知武侯終身無成而知司馬仲達實非其對知鄧禹之師無敵而知其短於馭眾知孫權之兵不勤遠畧而知其度力之所能若夫以兵車為活域以紙鳶為本於兵器談者初笑之中折之卒服之古之人固有生不用於時而沒則有傳於後夫豈必皆以功名之焯著哉一行之淑一言之臧而傳者多矣其不傳者亦不少也豈有司之者歟抑有幸有不幸歟抑其後世之傳不傳亦如當時之用不用皆出於適然歟是未可知也若達臣之志而不用世是可歎也既不用世豈遂不傳世歟達臣既沒吾得其書所謂獨醒雜志十卷於其子三聘蓋

人物之淑慝議論之予奪事功之成敗其載之無諛筆也下至謔浪之語細瑣之彙
可喜可笑可駭可悲咸在焉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傳也蓋有
予之所見聞者矣亦有予之所不知者矣以予所見聞者無不信知予之所不知者
無不信也後之覽者豈無取於此書乎淳熙乙巳十月十七日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獨醒雜誌卷一

宋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媪。貌甚龍鍾。問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壽如媪。後果符其言。

包孝肅公尹京。人莫敢犯者。一日間。卷火作。救焚方急。有無賴子。相約乘變調公。亟走聲啗於前曰。取水於甜水巷耶。於苦水巷耶。公勿省。亟命斬之。由是人益畏服。

向文簡公為廬陵倅時。人未有知者。安城士人彭仲元。能以星曆知人禍福。文簡召問之。仲元曰。通判不必他問。不出十年。位至公相。文簡自廬陵罷官。閱數年。即大拜。仲元之術。不吝於告人。吉凶壽夭。不差毫髮。時人即之者如市。後官於京師而卒。惜其術無傳焉。

皇祐元年。何正臣與毛君卿。俱以七歲應童子科。君卿之慧。差不及正臣。時皇嗣後未生。上見二人年甚幼。而穎悟過人。特愛之。留居禁中數日。正臣能作大字。宮人有以裙帶求書者。正臣書曰。關雎后妃之德也。上嘗以梨一顆。令二人分食之。君卿遂巡不應。上怪問其故。對曰。父母在上。不敢分離。上大喜。以為皆能知其大義。翌日御

便殿俱賜童子出身。正臣字君表。新淦州上人。後仕至寶文閣待制。君卿字公弼。吉

水龍城人。終於朝散大夫。

皇嗣後未生句
後字疑衍文。

劉丞相名景宏。南唐時為吉州牙將。刺史彭玕以吉州叛。攻陷郡縣。殺略吏民。脅景宏以從。景宏度勢不敵。乃佯許之。隨之往來。故吉之城邑。獨不被殘毀。玕既敗。景宏以兵歸南唐。遂家吉之永新縣。嘗謂人曰。我偽從彭玕之脅。可活萬人。吾雖不偶於時。後必有興者。因號所居後山曰後隆。景宏既沒。越三世而生丞相沆。沆之子孫皆榮顯。至今世祿不絕。

楊文公大年。美鬚髯。一日早朝罷。至都堂。丁晉公時在政府。戲謂之曰。內翰拜時鬚掃地。公應聲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晉公知其譏己。而喜其敏捷。大稱賞之。天禧末。寇公諸人皆貶遠方。文公實預謀。而晉公愛其才。終不忍害也。

蔡元長嘗論薦毛友龍。召對。上問曰。龍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友龍不能對。遂不稱旨。退語元長。元長曰。是不難對。何不曰。堯舜在上。臣願與夔龍為友。他日再薦之。復召對。上問大晟樂。友龍曰。訛。上不諭其何謂也。已而元長入見。上以問答語之。對曰。江南人喚和為訛。友龍謂大晟樂主和爾。上領之。友龍乃得美除。

劉丞相沆冲之守陳州時嘗夢登譙樓抱鼓而寢既覺家人告曰夜漏不聞四鼓何也明日丞相問故更吏對曰夜將四鼓有蜈蚣長三尺許旋辟鼓上惴恐莫敢近遂不報四更丞相因悟昨夢乃不之責此與歐陽公聞榆莢香而悟身為鸛鶴者何異劉偉明弁少以才學自負擢高第中詞科意氣自得下視同輩紹聖初因遊一禪刹時東坡謫嶺南道廬陵亦來遊因相遇互問爵里姓氏偉明遽對曰廬陵劉弁蓋偉明初不知其為東坡自謂名不卜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復問東坡所從來公徐應曰罪人蘇軾偉明始大驚遂巡致敬曰不意乃見所畏東坡亦嘉其才氣相與劇談而去

江南呼蜜為蜂糖蓋避楊行密名也行密在時能以恩信結人身死之日國人皆為之流涕予里有僧寺曰南華藏楊李二氏稅帖今尚無恙予觀行密時所徵產錢較之李氏輕數倍故老相傳云煜在位時縱侈無度故增賦至是歐陽謂行密為盜亦有道豈非以其寬厚愛人乎

祖宗時堂吏官止朝請郎蔡元長為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議已遂許至中奉大夫宣和間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餘人雖有詔汰之而不能復舊至

今遂為定制。

王莫公。新喻人。微時往觀社。求祭肉。眾問爾為誰。曰我秀才也。眾曰何所能。曰能詩。時無紙筆。即取炭畫猪皮上。曰龍帶晚煙歸洞府。鴈拖秋色入衡陽。後之人謂此句有宰相氣象。汪聖錫幼年。與羣兒聚學。有謁其師。因問能屬對者。師指聖錫。客因舉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聖錫應對曰。龍爪擎開淡淡雲。客大驚曰。此子有魁天下之志。聖錫年未冠。果廷試第一。

李仁甫。通鑑長編仁宗皇帝紀。景祐二年三月丁巳。賜故鎮東軍節推毛洵家帛五十疋。米五十斛。洵。吉州人。進士及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其父國子博士應侓。與其母卒於贛州。洵徒跣護喪歸里中。負土成墳。毀瘠而卒。特恤之。即予同里毛子仁父子也。應侓與洵墓銘。皆余襄公靖所撰。應侓字子真。罷贛州回。尚厯虔筠太平三州通判。以明道二年三月丁丑。終於當塗官署。其配高氏。壽春縣君。終於池陽之舟次。次子溥。以毀卒。故余公銘之。有曰。哀殞庭蘭。悲推舞鸞。洵與兄漸。奉喪歸葬於華原。結廬墓所。凡二十一月。毀瘠如初喪之儀。輿疾歸家。數日而卒。郡以孝行聞。詔賜粟帛。以旌顯之。則子真非卒於贛州。意者仁甫未嘗考余公墓銘耳。

天聖八年。應書判拔萃科者凡八人。仁宗皇帝御崇政殿試之。中選者六人。余襄公尹師魯。毛子仁。李惇裕。其二則失其姓名。問題十通。一問。戊不學孫吳。丁詰之曰。願方畧如何爾。二問。丙為令長。無治聲。丁言其非百里才。壬曰。君子不器。豈以小大為異哉。三問。私有甲弩。乃首云。止稍一張。重輕不同。若為科處。四問。丁出見癸。縲繫於路。解左驂贖之。歸不謝而入。癸請絕。五問。甲與乙隔水將戰。有司請逮其未半濟而擊之。甲曰。不可及陣。甲大敗。或讓之。甲不服。六問。應受復除而不給。不應受而給者。及其小徭役者。各當何罪。七問。乙用牛鑿鐘。牽過堂下。甲見其黻。以羊易之。或謂之曰。見牛不見羊。八問。官物有印封。不請所由官司。而主典擅開者。合當何罪。九問。庚請復鄉飲酒之禮。辛曰。古禮不相沿襲。庚曰。澄源則流清。十問。死罪囚家無周親。上請勅許充侍。若逢恩赦。合免死否。時襄公除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師魯武勝軍掌書記。知河陽縣。子仁鎮東軍推官。知宣城縣。惇裕大理寺丞。知華亭縣。皆以民事試之也。按不應受而給者。按不應受而給者。按不應受而給者。

毛子仁博學能文。年十九登進士。二十六中書判拔萃。時譽翕然。陳恭公余襄公杜祁公王伯中。胥安道。李獻臣。王總之。十二人。各為詩以餞其歸。杜公詩有曰。判就十

題彰敏妙。學窮千古。見兼該。其推重如此。子仁孝於其親。初為撫州司法。以親養在遠。旬罷。後知宣城縣。丁父憂。哀毀成疾。前死之久。夢一絳袍童子持玉函。中有丹書。謂子仁曰。帝命召汝。使掌文籍。覺而異之。次日疾甚。自謂必不能起。援筆為贊曰。生為幻人。死為天真。改幻從真。無根無塵。書畢而逝。

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次遷右正言。熙寧中。許沖元將以磨勘當遷。王荆公為相。欲抑甲科三名前恩例。擬令轉太常博士。太常博士與右正言同為一等。然祖宗分別流品。以太常博士為有出身人。遷轉非以待第一人也。荆公方下筆作太字。時堂吏以手約筆。具陳祖宗之制。荆公乃改太字右筆作口字。沖元遂遷右正言。

李氏建國。國中無馬。歲與劉鋹市易。太祖既下嶺南。市易遂罷。馬益艱得。惟每歲入貢。得賜馬百餘匹耳。朝廷未悉其有無也。王師南伐。煜遣兵出戰。騎兵才三百。至瓜州。盡為曹彬之裨將所獲。驗其馬。尚有印文。然後知其為朝廷所賜也。

王荆公詩經義成書。神宗令以進呈。閱其序篇未畢。謂荆公曰。卿謂朕比德文王。朕不敢當也。公曰。陛下進德不倦。從諫弗拂。於文王何愧。上曰。詩稱陟降庭止之類。豈

朕所能。公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陛下何自謙如此。上搖首曰。不若改之。
廬山圓通寺。在馬耳峯下。江左之名刹也。南唐時。賜田千頃。其徒數百眾。養之極其
豐厚。王師渡江。寺僧相率為前鋒。以抗。未幾金陵城陷。其眾乃遁去。使李煜愛民如
僧。則其民亦皆知報國矣。

馬正惠公嘗珍其所藏戴嵩鬪牛圖。暇日展曝於廳前。有輸租氓見而竊笑。公疑之。
問其故。對曰。農非知畫。乃識真牛。方其鬪時。夾尾於髀間。雖壯夫膂力。不能出之。此
圖皆舉其尾。似不類矣。公為之歎服。

謝民師。名舉。康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嘗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置講席。每
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嘗少倦。日辦時果兩
盤。講罷。諸生啜茶食果而退。東坡自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覽之。大見
稱賞。謂民師曰。子之文。正如上等紫磨黃金。須還子十七貫五百。遂留語終日。民師
著述極多。今其族摘坡語。名曰上金集者。蓋其一也。嘗有蒙本數冊。在其壻陳良器
處。子少從良器學。屢獲觀焉。

王文康公晦叔。性嚴毅。見僚屬未嘗解顏。知河南日。梅聖俞時為縣主簿。一日袖所

為詩文呈公。公覽畢。次日對坐客謂聖俞曰。子之詩有晉宋遺風。自杜子美沒後。二
百餘年不見此作。由是禮貌有加。不以尋常待聖俞矣。

元祐初。后山在京師。聞徐仲車之孝行。遂致書以通殷勤。託其門人江季共端禮持
以往。季共見仲車言曰。友人陳師道好賢樂善。介然不羣於流俗。聞先生之風。因願
納交於下執。有書託端禮以致于左右。公欣然發緘讀已。謂季共曰。陳君真賢者。某
雖未之見。子謂不羣於流俗。今讀其書辭。敢以為信。然某年來未嘗以詩文入京。故
不能為謝。子其為我謝之。季共以告。后山曰。仲車之介。當於古人中求。他日掃門。未
晚也。聞者兩賢之。

今之風爭。古之紙鳶也。創始於韓淮陰。方是時。陳豨反於代。高祖自將征之。淮陰與
豨約從中應。作紙鳶以為期。謀敗身戮。而紙鳶之制。今為兒戲。使木鬲渡軍。沙囊壅
水。皆如紙鳶之無成。則何以助漢王成業也。爭當作爭。蓋以竹篾。原
註其上。風吹之。鳴如箏也。

新塗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也。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
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即令送至闕下。既召見。山野醜
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

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于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為昔浴于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噴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憑耳。至今人傳以為笑。

徽宗初建寶籙宮。設醮。車駕嘗臨幸。訖事之夕。道士以章疏俯伏奏之。逾時不起。其徒與旁觀者皆怪。而不敢近。又久之方起。上宣問其故。對曰。臣章疏未上時。偶值奎宿星官入奏。故少候其退。上曰。奎宿何神。對曰。主文章之星。今乃本朝從臣蘇軾為之上默然。

獨醒雜志卷二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紹興甲戌省試別院以中和節為詩題舉人上請主司荅云元宵已過寒食未來蓋謂此二月節也然按後漢周舉傳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在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中冬輒皆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間或寒死故因謂寒食為禁煙節舉既為刺史作弔書以解民之惑則所謂寒食者果何與於清明耶今人以清明前三日為寒食不知又何據也

劉丞相沆為士人時攜一僕赴禮部夜卧忽驚起哭丞相怪問僕曰不祥殊甚不敢言再三詰之曰夢主君為人斫去頭丞相曰此乃吉證斫去頭留得項我當為第二人果於王拱辰榜第二人賜第

坡谷同遊鳳池寺坡公舉對云張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即荅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來時稱名對張丞相詩云八十老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坡公蓋取此也

漢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郎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者以久次補諸侯太傅此制最

合人情。予嘗欲依倣漢制。以處今之特奏名進士。蓋特奏第五等人。皆以為諸州助教。士人晚境至此亦疲矣。然猶或至于納勅不願受者。辭其名而冀其祿也。夫市井巫醫。祝卜技藝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士人役役於科目。而與之無別。宜其不樂聞也。予謂不若因補為本貫州縣學職。以名次次第授之。自上而下。由州而邑。三歲而易。新故相代。蓋以州縣學職言之。則其名正。予之以三年之祿。則其禮優。況今居是職者。往往多後生新進。躡取而強處之。人多不服。倘舉以授舊人。亦得尚齒之義。范忠宣公寓居永州東山寺時。諸孫尚幼。一日戲狎。言語少拂。寺僧之意。僧大怒。叱罵不已。公坐于堂上。僧誦言過之。語頗侵公。公不之顧。家人聞之。或以告公。公不應。翌日僧悔悟。大慚。遂詣公致謝。公慰藉之。待之如初。若未嘗聞也。

宣和中。太白見甚高。尚書劉公才邵。時在中祕。見而歎曰。是兵象也。國家其有外患乎。因與僚友同觀。憂形顏色。未幾敵犯畿甸。後周芑秀實來倅廬陵。贈詩云。劉郎校書天祿閣。太白下觀光。昭灼心知漢祀厄。中天夜半瞻星涕。零落尚書字美中。

王荊公在相位。子婦之親蕭氏子。至京師。因謁公。公約之飯。翌日蕭氏子盛服而往。意謂公必盛饌。日過午。覺飢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

之酒三行。初供胡餅兩枚。次供蕪鬻數四。頃即供飯。傍實菜羹而已。蕭氏子頗驕縱。不復下箸。惟啖胡餅中間少許。留其四傍。公顧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類不過如此。

兩府例得墳院。歐陽公既參大政。以素惡釋氏。久而不請。韓公為言之。乃請瀧岡之道觀。又以崇公之諱。因奏改為西陽宮。今隸吉之永豐。後公罷政。出守青社。自為阡表。刻碑以歸。江行過采石。舟裂。碑沈。舟人曰。神如有知。石將出。有頃。石果見。遂得以歸。立于其宮。紹興乙卯。宮焚。不餘一瓦。碑亭獨無恙。信有神物護持云。

毛文捷。字長卿。吉水人。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王冀公與之為同年生。雅相友善。文捷豪放不羈。冀公素奇之。景德中。知舒州望江縣。冀公時知樞密院。薦知名士四十二人。文捷在其中。獨以鞫畧許之。真宗召至闕下。親御便殿。試以平西夏方畧。文捷對極詳明。上大喜。除祕書省校書郎。其制詞云。毛文捷通經典禮。廷對方謀。茲謂碩材。可宜旌勸。

夏英公帥江西日。時豫章大疫。公命醫製藥。分給居民。醫請曰。藥雖付之。恐亦虛設。公曰。何故。醫曰。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嘗親藥餌也。公曰。如此則民死於

非命者多矣。不可以不禁止。遂下令捕為巫者杖之。其者聞者黥隸他州。一歲部內
共治一千九百餘家。江西自此淫巫遂息。

范忠宣公謫永州。年七十餘矣。每朔望日。必陳列其家所藏四朝宸翰。及宣賜器皿
於堂上。率其子孫羅拜其下。拜畢。緘藏如初。然後長幼相拜。啜茶而退。自始至及北
歸。未嘗或輟。先君官零陵時。與公之去。相望才二十餘年。士人多有識公者。具言如
此。

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筍山玉梁觀所藏經卷。尾有題字云。太平興國三年。太
歲戊寅。新淦縣揚名鄉胡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玉梁觀後改為
承天宮。

徽宗嘗內宴。顧問梁師成曰。先王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今西北既賓服。天下幸無事。
朕因得游宴耳。師成對曰。臣聞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上問蔡京
曰。師成之言如何。京曰。樂不可極。爾。上喜曰。京之言是也。

寇萊公謫居道州。初至。不諳風土。欲得樓居。以御嵐瘴之氣。而力不能舉。一日與客
言之。客曰。此易事。乃以語郡人。於是爭為出力營建。不日落成。及公薨。道之人繪公

像祠於樓上。至今奉事唯謹。

呂丞相大防微仲罷相。以大觀文出知穎昌府。制有曰。改元而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蓋自國初至元祐。為首相者。居位多止七八年耳。

大觀四年五月。彗星出於奎婁之間。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頗焦勞。臺官吳執中等。屢上章言。蔡京罪惡。上亦寢薄京之所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給事中何昌言奏言。大臣被降責。須有章疏。及所得聖語文字。俱合過門下省。今京降官罷相。乃止有麻制。又錄黃各一道。並無事因。乞依自來體例。備今來行遣過門下省。作定本關報。庶使四方明知京之罪狀。上從之。遂以章疏付外。何給事字忠孺。

國朝自章聖始。命致仕者給半俸。然非得旨者不與。遵唐制也。唐人致仕。非有勅不給俸。今致仕者例給其半。與舊制異矣。

仁宗皇帝嘗閱步禁中。聞庶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為宰相。明日有貶削。為匹夫者。今日為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盃。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

捧以先門司啟。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持至者。甲遂補官。

唐子西內前行。為張天覺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彗星見而遽沒。旱甚而雨。人皆以為天覺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書商霖二字以賜之。且謂之曰。高宗得傳說。以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謂耶。故子西之詩具言之。其詩云。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聽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旄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為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來兩公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錢。張楚僭偽。遣快行親事。往廬州省視其家。經由淮南。向公子諱伯恭。時為發運使。因拘囚之。驗其文券。見南京副總管嘗資給其人甚厚。伯恭遂檄使勤王。有不可汙張巡許遠之地等語。後達上聽。深嘉伯恭之慷慨忠節也。

蔡條約之好學。知趨向。為徽猷閣待制時。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未幾。臣寮論列。以為條所撰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有誤天下學術。遂落職勒停。祖宗官制。同是一官。而遷轉凡數等。自將作監主簿至祕書監。其遷秩各視其品。併

上簿令丞粉郎執
書監令中大夫

若卿列館職則為一等。出身人則為一等。陰補人則為一等。雜流

則為一等。所以甄別流品。為至嚴密也。自諫議大夫至吏部尚書。其遷除則為一等。

諫議大夫今大中大夫。吏部尚書今金紫光祿大夫。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納。號為侍從。故不

復分等級。然其超等而遷。則惟宰相執政而已。宰相超三官
執政超兩官

湖相官道。窮日之力。僅能盡兩驛。父老相傳。以為寇萊公為丁曹所誣。譴為道州

司馬。欲以憂困殺之。陰令於衡相間。十里則去一埃。以為五里。故道里之長如是。公

既居道。一日宴客。忽報中人傳勅來。且有持劍前行者。坐客皆失色。公不為動。中人

既至。公謂曰。願先見勅。中人出勅示。乃貶雷州司戶。因就郡僚假綠綬拜命。終宴而

罷。

江西自國初以來。士人未有以狀元及第者。紹聖四年。何忠孺昌言。始以對策居第

一。里人傳以為盛事。故謝民師有詩寄忠孺云。萬里一時開驥足。百年今始破天荒。

蓋記時人之語也。

東坡還至庾嶺上。少憩村店。有一老翁出。問從者曰。官為誰。曰。蘇尚書。翁曰。是蘇子

瞻歟。曰。是也。乃前揖坡曰。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祐善人也。東坡笑而

獨醒雜志 卷二

謝之。因題一詩於壁間云。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夾道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迴。

徐公師川嘗言東坡長短句有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白樂天詩云。柳橋晴有絮。沙路潤無泥。淨潤兩字。當有能辨之者。

劉公仲偃自河東河北宣撫使召歸。除京城四壁守禦使。與時相議不合。錫官落職。奉祠京城。既失守。敵欲得公。用事者給公以割地。遣詣敵營。敵得公喜甚。即館於僧寺。遣人為言國相知公名。將欲大用。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可。國相蓋謂粘罕。公守真定時。敵人攻城不能下。再入寇。而公已去。真定遂陷。故以此知公也。車駕既北狩。敵復遣人謂公曰。請以家屬北去。取富貴。無徒死。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召其指使陳灌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寧死耳。即手書片紙付灌。持歸報其子。以衣條自縊死。粘罕聞而歎曰。是忠臣也。令葬之。公薨八十日。其子始克具棺斂。顏色如生。人以為忠節之氣所致云。朝廷褒其死節。諡忠顯。又賜碑。額為旌忠褒節之碑。公名翰。建安人。

元祐初。山谷與東坡錢穆父同遊京師寶梵寺。飯罷。山谷作草書數紙。東坡甚稱賞。

之穆父從旁觀曰。魯直之字。近於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無他。但未見懷素真蹟爾。山谷心頗疑之。自後不肯為人作草書。紹聖中。謫居涪陵。始見懷素自叙於石揚休家。因借之以歸。摹臨累日。幾廢寢食。自此頓悟草法。下筆飛動。與元祐已前所書大異。始信穆父之言為不誣。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嘗自謂得草法於涪陵。恨穆父不及見也。

米元章有嗜古書畫之癖。每見他人所藏。臨寫逼真。嘗與蔡攸在舟中共觀王衍字。元章即捲軸入懷。起欲赴水。攸驚問何為。元章曰。生平所蓄。未嘗有此。故寧死耳。攸不得已。遂以贈之。

豫章晷漏。乃曾南仲所造。南仲自少年通天文之學。宣和初。登進士第。授南昌縣尉。時龍圖孫公為帥。深加愛重。南仲因請更定晷漏。帥大喜。命南仲召匠制之。遂乾金為壺。刻木為箭。壺後置四盆一斛。壺之水資於盆。盆之水資於斛。其注水則為銅蚪。張口而吐之。箭之旁為二木偶。左者晝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為二木圖。其一用木為之。以測日景。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器甚精。為法甚密。皆前所未有。南

仲夜觀乾象。每預言其遷移。躔次。嘗言有某星。某夜當過某分。時窮冬。盛寒。仰卧牀上。徹其屋瓦以觀之。偶睡着。霜下。遂為寒氣所侵而死。其學惜無傳焉。獨晷漏之制。其子嘗聞其大概。今江鄉諸縣。亦有令造之者。南仲名民瞻。廬陵睦坡人也。

南仲嘗謂古人揆景之法。載之經傳雜說者不一。然止皆較景之短長。實與刻漏未嘗相應也。其在豫章為晷景圖。以木為規。四分其廣。而殺其一。狀如缺月。書辰刻於其旁。為基以薦之。缺上而圓下。南高而北低。當規之中。植鍼以為表。表之兩端。一指北極。一指南極。春分已後。視北極之表。秋分已後。視南極之表。所得晷景。與刻漏相應。自負此圖。以為得古人所未至。予嘗以其制為之。其最異者。二分之日。南北之表。皆無景。獨其側有景。以其側應赤道。春分已後。日入赤道內。秋分已後。日出赤道外。二分日行赤道。故南北皆無景也。其制作窮蹟如此。

獨醒雜志卷三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東坡北歸。至嶺下。偶肩輿折竹。求竹於龍光寺僧。惠兩大竿。且延東坡飯。時寺無主僧。州郡方令往南華。招請未至。公遂留詩以寄之。詩云。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江西十八灘。謂贛石也。東坡至贛。留數日。將發舟。一夕江水大漲。贛石無一見。越日而至廬陵。舟中見謝民師。因謂曰。舟行江漲。遂不知有贛石。此吾龍光詩讖也。民師問其故。東坡因舉以詩之本末。

秦少游賀方回相繼以歌詞知名。少游有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其後遷謫。卒於藤州光華亭上。方回亦有詞云。當年曾到王陵鋪。鼓角悲風。千歲遼東。回首人間萬事空。後卒於北門。門外有王陵鋪。人皆以為詞讖云。

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温候於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温淳夫之子也。淳夫既没。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為賻。湛曰。公方為遠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送。負爾父多矣。是姑見吾

不忘之意。非以賄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有曰。昔在秦少游。許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僚。山立乃先達。又曰。秦郎水江漢。范郎器鼎彝。逝者不可尋。猶喜二子在。又曰。往時高交友。宰木已樸樸。今我二三子。事業在燈窗。今集中載晚泊長沙。走筆寄秦處度。范元實五詩是也。前輩於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刑定官。充對讀。即啟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本正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之。果如其言。稱歎德遠之精審者久之。

客舍中有題詩一聯云。水向石邊流。處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或云唐人詩。亦妙句也。杜少陵卒於荆楚。歸葬於陝。此元微之墓誌所載。而衡之耒陽有少陵墓。史氏因為。聶令具牛酒迎之。一夕大醉而卒。故聶令因為之藁葬。微之之誌云。旅殯岳陽。其孫元和中改葬於鞏。請誌其墓。當以是為正。史氏未詳本末也。陶母不知終於何地。而今陶母墓在在有之。新淦閩中亦有陶母墓。李太白世傳乘醉捉月。溺死於水。今白墓在采石。又在州東青山。一所而有二墓。耒陽少陵墓殆此類耳。

梅聖俞送歐陽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鳳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
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蘇明允初至京師時東坡與子
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
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謫海南過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
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畧相似
困窮亦不甚相遠聖俞所謂鳳例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
之詩可不大笑乎

東坡嘗與山谷論書東坡曰魯直近字雖清勁而筆勢有時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
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輕議然間覺褊淺亦甚似石壓蝦蟇二公大笑以為深中其病
玉筍颺御廟乃西嶽之別祠初為雲騰廟許覺之書三大字後改賜今名唐之神多
唐衣冠傳聞其像皆唐所塑帝像不冕而冠蓋章聖東封後始冊帝號土人屢欲更
像迄不得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遠近數百里舉子當秋賦亦皆往謁始因劉公美
中嘗致禱神降之夢有詩云來年三月春盛時驂騑穩步金街西劉公自是舉進士
中詞科出入中外終於兵部尚書顯謨閣學士故皆以為夢之符如是外舅謝公世

林方舍法盛時。再貢不第。其居距祠下不數里。歲時奉祠惟謹。一日以科目禱焉。夢中亦得詩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乃樂天詩也。外舅自是不復南宮大廷之試。尋以疾終。

玉笥山清真宮。乃太秀法樂洞天。兩山回合。澗水橫陳。門外三峯如削玉。古木壽藤。幽森清峭。環此山十里無居人。道書謂九天司命真君在焉。輒以血食入宮中。夜必有光怪。或自外茹之而來宿者。夜亦驚魘不能寐。凡病於宮中垂死。必不可生者。氣厭厭不絕。必昇出十里外乃絕。相傳云。山中不容有死氣。此最異也。

范信中。名寥。為士人時。慷慨好俠。故山谷詩寄校理范寥。有黃犬蒼鷹伐狐兔之句。舒州張懷素。以幻術遊公卿間。號落魄野人。與朝士吳安詩子姪吳侔吳儲等結連。信中以其謀為不靖也。欲入京告變。而無其資。湯東野實資送之。朝廷逮捕懷素等。窮竟其事。大觀元年獄成。坐累者餘百數。而侔儲十數人。皆處極刑。雖其父母亦皆竄貶。信中獲賞賚甚厚。乃推以與東野。故東野由監簿積累至從官。寥亦以供備庫副使。累遷諸路戎鈐。晚年終於閩中。

丁晉公家書畫填委。南遷之日。籍其所藏。得李成山水寒林九十餘軸。他物往往稱

是初晉公自兩制出守金陵。陛辭之日。章聖以八幅袁安卧雪圖賜之。旁題云。臣黃居寀定到神品。蓋不知為誰筆也。其所畫林石廬舍之所。人物苦寒之態。無不逼真。後上之。賜於金陵城西。北隅。築堂曰賞心。施此圖於巨屏。觀者驚異。乃知公之嗜畫。上且時有以增益之也。

往有從官典藩。數與賊戰不利。既召還。一日於朝路中戲。同列曰。衣冠佩玉而旋。舍人給事。蓋其人欲澁溺。而時適兼二職耳。未及對。熊叔雅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安撫尚書。聞者以為善對。而被諛者不堪。

祖宗時知開封府。多以翰林學士為之。若除知制誥給諫待制卿列。則為權發遣。然須用天下之望。且有政術者。姜公遵謂之姜擦子。薛公奎謂之薛出油。皆以為政清嚴公正。使人愛而畏之。若包孝肅之政。至今人以為稱說。然知府事者。亦未有不為執政也。

宗寧錢文。徽宗嘗令蔡京書之。筆畫從省。崇字中以一筆上下相貫。寧字中不從心。當時識者謂京有意破宗。無心寧國。後乃更之。

徽宗初改元曰建中靖國。本謂建大中之道。無熙寧元祐之分也。將令學士撰詔。曾

子宣言。建中乃唐德宗幸奉天時年號。不若更之上。曰太平亦梁末帝禪位年號。太宗用之初。何嫌焉。遂下詔不疑。蔡京復用。盡變初元之政。改元曰崇寧。崇寧者。謂崇熙寧也。

永州士人有登第者。范忠宣公實識之。一日問客曰。某人何故未歸。對曰。將試教官。公不悅曰。初登第。當勤吏事。若為教官。是自惰也。歎惜久之。

胡安定居湖學。建治道齋。俾講政事者居之。劉夔以論治水見稱。後治郡。率能興水利。夔守章貢州。城東西瀕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嘗病浸。水退則人多疾死。前後太守莫能治。夔至。乃令城門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間。水至則閉。水退則啟。啟閉以時。水患遂息。

東坡守徐州。作燕子樓樂章。方具藁。人未知之。一日忽闕傳於城中。東坡訝焉。詰其所從來。乃謂發端於邏卒。東坡召而問之。對曰。某稍知音律。嘗夜宿張建封廟。聞有歌聲。細聽乃此詞也。記而傳之。初不知何謂。東坡笑而遣之。

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文一卷。自門竄而入。鎬寤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真之牀前而去。取其書而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

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題正出疏中。鎬遂中選。

章伯益名友直。郇公之族子也。郇公嘗欲以郊恩奏補。辭不願受。皇祐中。廷臣以文行論薦。召試玉堂。亦以疾辭。時有詔太學篆石。經廷臣復薦之。伯益不得已。遂至闕下。篆畢。除將作監簿。伯益固辭。朝廷知其不願仕。亦不之強。伯益書畫。今皆名世。惟詞章不多見焉。

歐陽公之父崇公。與母韓國太夫人。皆葬於沙溪瀧岡。胥楊兩夫人之喪。亦歸柩葬。公辭政日。屢乞豫章。欲歸省墳墓。竟不得請。里中父老至今相傳云。公葬太夫人時。嘗指其山之中曰。此處他日當葬老夫。後葬於新鄭。非公意也。

斫琴貴孫枝。或謂桐本已伐。旁有藥者為孫枝。或謂自本而歧者為子幹。自子幹而歧者為孫枝。凡桐遇伐去。隨其萌蘗。不三年可材矣。而自子幹歧生者。雖大不能拱把。唐人有百衲琴。雖未詳其取材。然以百衲之意推之。似謂眾材皆小。綴葺乃成。故意其取自子幹而歧生者。為孫枝也。孫枝既難得。縱有非久藏未可用。今人求之老屋間。得其材當試於水中。沒入數尺。徐觀其浮。取其陽者用之。此亦古人遺意。若僧寺木魚。歲年雖久。而扣擊之餘。聲散質傷。不足用也。

世寶雷琴。鄉人董時亮蓄一琴。以為雷氏舊物。予嘗見之。顧莫能辨也。紹興中。偶一部使者聞之。因願得以供上方。時亮未許。則借觀而固留之。以白金五百兩為謝。即日以獻。內府辨之曰。琴古且異。以為雷琴則欺矣。卻不納。獻者念費之博。返琴而索銀。更謂時亮曰。倘以為無虛辱。則請留百金。時亮聞之喜曰。以琴歸我。正所欲也。銀何用為。盡舉而復之。封識尚存。聞者莫不歎服。時亮名正工。官至朝議大夫。而家無生理。後其子仕嶺表死。不知琴今歸誰氏。

廣南風土不佳。人多死於瘴癘。其俗又好巫尚鬼。疾病不進藥餌。惟與巫祝從事。至死而後已。方書藥材。未始見也。景德中。邵暉出為西帥。兼領漕事。始請於朝。願賜聖惠方與藥材之費。以幸一路。真宗皆從其請。歲給錢五百緡。今每歲夏至前。漕臣製藥以賜一路之官吏。蓋自暉始。

岐山西北十餘里。有周公祠。祠後山下。泉湧出。甘冽特異於他所。土人謂之潤德泉。相傳云。有大變則涸而不流。崇寧中。泉脈忽竭。山下人浚而深之。始得涓滴。終不能復舊也。

興國富池廟碑。神乃三國吳將甘寧也。紹興初。巨盜李成既渡江。破江州。欲入豫章。

大掠江西諸郡。來禱於廟。以決所向。持環玦擲之。幾及地。忽躍起。高丈餘。墜神所坐之後。賊驚曰。神不我與矣。遂轉戰而之湖南。江西不被李成之虐者。皆神之賜也。後郡守以聞於朝。加封王爵。敝大祠宇。龕藏環玦。而表之曰靈玦。

東坡水龍吟笛詞。高雲翔云。後之箋釋者。獨謂楚山修竹如雲。是蘄州出笛竹。至異材。秀出千林表之語。不知是東坡叙取材法也。凡竹林生。後長者必過前竹。其不能過者多死。一林內特一竹可材。遠而望之。或伐取數十百竿。錯亂終不可識。蔡邕仰視柯亭屋椽。得奇材。不待如此求之。而邕後無至鑿。獨有此法可求耳。雲翔嘗赴禮部。與仲兄及諸鄉人飲於酒肆。有數老樂工相近。談論音律。雲翔微笑。其人乃前致敬曰。某輩大晟府舊人。適有所談。而諸學士發笑。必某言不協理也。雲翔時已酒酣。乃取其笛弄之。諸工駭聽失色。設拜而去。次日詣雲翔之館求教。雲翔辭之。雲翔洞曉音律。能移宮轉羽。子弟朋友間。無能授其法。再舉不第而死。雲翔名驥。吉水人。劉執中。夔州人。以其地近嶺下。偏在東南。陽氣多而節候偏。其民多疫。民俗不知。因信巫祈鬼。乃集醫作正俗方。專論傷寒之疾。盡籍管下巫師。得三千七百餘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醫為業。楚俗大抵尚巫。若州郡皆倣執中此舉。亦政術之一端也。

孔毅甫為舉子時。嘗夢有以五色線繫角黍來餽者。毅甫食之既。其年試於南宮。遂中選。

大觀中。士人李彪。久留太學。慷慨好直言。視時政之弊。欲上書論其事。蔡氏之黨知之。乃密以告元長。大怒。付獄推治。且謂開封尹曰。李彪狂妄。死有餘責。人懼莫敢救者。會張天覺代相。彪得從末減。後元長復位。欲竟其事。遂流彪於海外。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筍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眾再往。啟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花光仁老作墨花。陳去非與義題五絕句。其一云。含章簷下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徽廟見而喜之。召對擢用。畫因詩重。人遂為此畫。紹興初。花光寺僧來居清江慧力寺。士人楊補之。譚逢原。與之往來。遂得其傳。補之所作。後益超出。格韻尤高。然觴次醉餘。雖娼優牆壁。肯為之。他有求者。往往作難。逢原每不樂補之所為。而墨花實不逮。唯長於平遠。遇志同氣合者。始為作之。若以遊藝請。則牢辭固拒。如不願聞。故其畫亦不多見。人亦不知其名也。

古者四時變新火。今人苟簡。家所用火。不知何從來。亦不計其歲年也。兜時在湖湘。見一僧舍有長明燈。眾云。燈有神異。其燄不熱。試以指炙之。信然後加考。究凡道宮佛屋神祠中。多置此燈。有數百年者。燄青而昏。往往皆不甚熱。蓋久則力盡爾。今人但知擇水。初亦非深知水味。獨以清渾甘寒。有易曉者。如火齊烹飪。氣燄著人。與水功用一等。苟不必變。古人何苦多事。

汪彥章為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即此席間杯杓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翦財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鑄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領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豐中丞相之名。稷紹聖間。數任言責。有正直之聲。與章質夫友善。而不樂章子厚。與曾子固友善。而不樂曾子宣。其論子厚。子宣章疏。皆直指陳不少恕。初不以質夫子固之故。而為之掩覆也。

政和三年。蔡京自杭召還。三人相矣。時大柄多歸北司。京求為固寵。祿保富貴之計。

於是內興大役。外招強敵。改定太宰少宰之制。更立帝姬命婦之號。欲絕天下之議。已盡假御筆以行之。

孔經甫文仲。為台州司戶。日。范蜀公舉應制科。經甫對策。極言青苗免役之害。語大忤直。宋次道為初考。以入三等。王禹玉覆考。降一等。韓持國詳定。從初考。王荆公見而惡之。密啟於上。以御批點之。遂下詔發還本任。孫給事固封還制書。極言其不可。經甫將歸。往見蜀公。公歎息。其不遇經甫曰。苟不負科目。及公知人之鑒足矣。不敢以窮達為念也。公甚壯之。謂曰。君氣節如此。無替古人。惟不替今日之志。則某之所願也。經甫元祐中。為諫議大夫。果以抗直。為時所推重云。

孔經甫年六七歲。能作詩。其父司封君。嘗對客召經甫侍立。客命經甫為運實詩。經甫立成。記其一聯云。一莖青竹初出水。數箇黃蜂占作窠。語雖未工。而比類親切。客大奇之。經甫自此知名。

毛公弼守泗州。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金。命公粥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盃。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兩。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

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脚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瓶。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吐。不可為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柳耆卿風流遠邁。聞于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有。飲于耆卿墓側。謂之弔柳會。

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甫為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攜酒擷菊。酌奠祠下。歲以為常。

里中有峻嶺。號曰王嶺。相傳彭玕反于吉州。僭號稱王。南唐遣兵征之。彭玕數敗。遂退保於此。以死守。余嘗登嶺。上可算數萬人。倉廩府庫。皆有遺址。至有一所。曰相公平。足見玕之僭也。旁有山。視王嶺為卑小。曰張欽寨。以為南唐遣欽來討之。駐兵其上。玕有謀士曰劉守真。挾邪術。能呼風喚雨。故欽與戰。輒不利。距嶺三十里有山。曰

雲火峽。玕之先壘在焉。後守真死。欽復遣人發其先壘。棺上有小赤蛇。蛇兩旁有蟻。運土為弓劍形。已而玕敗。今循驛道而上。有劉仙墩。其旁有劉仙師壇。皆劉之遺跡。土人遇旱。禱于壇下。間亦雨應。

湖湘巖竇中多石燕。附石而生。狀如海物中瓦隴。每天雨則迸出墮地。采以入藥。以左右顧分雌雄。性大熱。時有虞都巡者。先君同僚也。自言服之。其法每取雄者十枚。煨之以火。透紅則出而漬酒中。候冷復煨。既煨復漬。如是者無算度。乾酒一升。乃取屑之。每早作。以二錢匕擦齒上。漱嚥以酒。虞時年五十。服此藥二年。膚髮甚澤。纔如三十許人。自謂服藥之功。一日。忽覺熱氣貫兩目。睛突出。痛不堪忍而死。因思人服金石藥。鮮有不為其所毒者。

零陵淡山有石巖。中空可容千人。東南有石窗。眺望甚遠。相傳以為其地宜淡竹。而山因得名。或云舊有淡姓人居之。故曰淡山。秦時有隱者曰周貞實。嘗隱于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實。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貞實不起。遂化為石。巖去州二十餘里。旁有寺觀。往來者無虛日。土人謂巖之幽勝。當與浯溪朝陽等。元次山居是邦。而獨無品題。甚可怪也。山谷謫宜州時。嘗至巖下。今其詩之卒章曰。惜哉次山世未顯。

不得雄文饒翠珉。蓋紀永人之語。

神宗嘗對執政言。呂誨墓誌。是司馬光撰。劉航書。航亦無所顧忌耶。韓絳子華。不知上意。因解曰。航初許光為書石。後欲悔之。而不敢食言。亦甚恐懼也。上曰。苟恐懼則不為書矣。子華不能對。

王荆公退居金陵。一日與門人山行。少憩松下。公忽回顧周種曰。司馬十二君子人也。種默不對。公復前行。言之再四。人莫知其意。公此時豈深悔為惠卿輩所誤耶。

東坡自惠遷儋耳。子由自筠遷海康。二公相遇于藤。因同行。將至雷之境。郡守張逢以書通殷勤。逮至郡。延入館舍。禮遇有加。東坡將渡海。逢出送於郊。復官出錢。僦居以館子由。帥臣段諷聞之。大怒。劾逢館留黨人蘇軾。及為蘇轍賃屋等事。逢坐除名。勒停。子由移循州。

東坡知貢舉時。得章貢孫勰之文於黜籍中。見而異之。擢真第五。榜帖既傳。非議藉藉。以勰嘗遊公之門也。會廷試。勰復中第五。輿論始服。文章之定價。勰即坡公所贈。剛說孫介夫之子也。

政和間。真大晟樂府。建立長屬。時晁冲之叔用作梅詞。以見蔡攸。攸持以白其父曰。

今日於樂府中得一人。元長覽之。即除大晟丞。詞中云。無情燕子怕春寒。常失佳期。惟有南來塞鴈。年年長占闌時。以為燕鴈與梅不相關。而挽入。故見筆力。

趙諗。元祐九年擢進士第二名。時第一名畢漸。當時榜帖。偶然脫去漸字。旁點水。天下遂傳名云。畢斬趙諗。諗後謀不軌。伏誅。果符其讖。

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因遂絕粒。而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僮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亦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閣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西融守陸濟子楫。遺黃鋼劍。且云。惟融人能作之。蓋子楫未詳黃鋼之說矣。予居湘時。見徭人歲來謁象廟。各佩一刀。乃所謂黃鋼者。惟諸蠻能作之。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投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嘗往來者。出鐵百鍊。盡其鐵以取精鋼。具一刀。不使有銖兩之羨。故其初偶得鐵多者。刀成銛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其次亦非漢人所能作。終身寶佩之。漢人願得者。非殺之不能取也。往往旁郡多作膺者。予嘗訪之老冶。謂之到鋼。言精鍊之所到也。今人纔以生熟二鐵。雜

和為鋼。何鍊之有。融劍殆是耶。

東坡坐詔獄。御史上其寄黃門之詩。神宗見之。即薄其罪。謫居黃州。鄭介夫既下吏獄。官得介夫所厚者。往還詩文。悉以奏聞。上見晏叔原所贈絕句。亦從而釋之。神宗愛惜人才。不忍終棄如此。晏詩有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掌繁華得幾時。

曹子建七啟云。寒芳蓮之巢龜。鱗西海之飛鱗。注云。今之臙寒也。古樂府名都篇。亦有寒鬘炙熊膳之句。因知今人食品。有所謂蒸汗假鬘者。夫豈承其舛而訛其語耶。

今之臙寒也。案李善注云。寒今之臙肉也。○承其舛舛字。疑制字或法字。

琵琶詞。綠頭鴨云。路漫漫。漢妃出塞。愁思移船。感恨。迺當時語。漢妃馬上。夜悄悄。商婦江邊。出塞愁思。移船感恨。迺當時語。

王荆公作字說。一日躊躇徘徊。若有所思而不得。子婦適侍見。因請其故。公曰。解飛字未得。婦曰。鳥反爪而升也。公以為然。

天聖中。毛應佺守竇州。朝廷賜慮囚救書云。敕毛應佺。朕念三聖之愛育。蒸黔垂者。典法申戒。官吏簡恤。刑章深切。丁寧。斯為至矣。方郡守長。如能刻意遵奉。與我共此。

何患不臻于訟息而治平哉。今敵燠戒時。動植咸茂。而園牆幽圉。猶有繫縲。愀然以思。當食興歎。汝宜體是憂惻。加于撫循。無使狴犴之間。重有淪胥之困。躬勤省察。稱朕意焉。敕書到日。汝可速指揮泥飾灑掃。獄房嘗須淨潔。每五日一度。差人就獄內監逐人力。刷湯枷杻。及逐日供給水漿。兼罪人內如有疾病者。立便差人看承醫療。其委無骨肉者。支與啣食。有人供送茶飯者。亦須晝時轉送。不得邀難減剋。無使罪人或至飢渴。所有合歸法者。候處斷之時。給與酒飯。如小可罪犯。便須逐旋決遣。若是大段刑禁。事關人命。亦須盡理。速行勘斷。不待淹延。仍散下管內。汝宜當切提舉。無令曠慢。及候依此逐件施行。訖聞奏。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又賜衣敕書云。敕毛應佺。汝外分憂寄。善布化條。眷言守土之良。適及頒表之候。特申溥賜。用洽朝儀。今賜汝紫乾色大綾綿旋襪衫一領。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時應佺官止太子中舍。祖宗重郡守之寄。雖遠方小郡。敕書亦且徧賜。今帥守皆無之。不知自何時廢也。

獨醒雜志卷四終

宋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劉丞相在位時。族人遇有通負官租數十萬。丞相不知也。前後官吏望風不敢問。程公珣為廬陵縣尉。主賦事。追逮囚繫。責令盡償而後已。或以告丞相。丞相曰。賦入不時。吾家之罪。縣官安可屈法也。乃致書謝之。後珣罷官至京師。丞相延見。禮貌有加。珣出謂人曰。劉公偉量。非他人能及。真宰相也。

江之神。今封安濟順澤王。凡江行有水族登舟。舟人以為神見。王荆公嘗泛江歸金陵。或見於舟。狀稍異。舟人請公致禮。公從容至前。炷香揖之曰。朝廷班爵。公無拜侯之禮。俄頃不見。蓋其時未封王爵也。

南昌潘興嗣。延之號清逸居士。五歲受官。既長。不仕進。趙清獻唐質肅薦之于朝。除校書郎。固辭不就。紹興中。趙丞相元鎮帥豫章。奏言興嗣廉退自守。足以風化有位。元符中。嘗官其孫淳。蔡京當國。乃追奪其官。今興嗣孫濤尚在。乞賜推恩。以旌善人。濤遂補初品官。

客有謂東坡曰。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工摹臨者非自得。章七終不高爾。予

嘗見子厚在三司北軒所寫蘭亭兩本。誠如坡公之言。

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為已出。每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八報靈素與鄉人厚。即延見焉。客入。靈素問曰。見我何為。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即燃土炷鑪中。且求杯水。嚙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嚙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捨土為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間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秦少游謫古藤。意忽忽不樂。過衡陽。孔毅甫為守。與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飲于郡齋。少游作千秋歲詞。毅甫覽至。鏡裏朱顏改之句。遽驚曰。少游盛年。何為言語悲

愴如此。遂廢其韻以解之。居數日別去。殺甫送之於郊。復相語終日。歸謂所親曰。秦少游氣貌大不類平時。殆不久于世矣。未幾果卒。

秦少游所賦浯溪中興詩。過崖下時。蓋未曾題石也。既行次永州。因縱步入市中。見一士人家。門戶稍修潔。遂直造焉。謂其主人曰。我秦少游也。子以紙筆借我。當寫詩以贈。主人倉卒未能具。時廊廡間有一木机。瑩然。少游即筆書于其上。題曰張耒文潛作。而以其名書之。宣和間。其木机尚存。今此詩亦勒崖下矣。

歐陽公自南京留守。奉母喪歸葬于瀧岡。將興役。忽陰雨彌月。公念襄事愆期。日夕憂懼。里之父甲往告公曰。鄉有沙山之神。乃吾郡太守也。廟祀于此。里人遇水旱。禱之必應。盍以告焉。公乃為文齋潔而謁于神曰。修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終始之賜。報德何窮。翌日天宇開霽。始克舉事。公後在政府。一夕忽夢如坐官府。門外列旗幟甚眾。視其名號。皆曰沙山。公因感悟前事。遂以神之嘉惠其民者。聞於朝。沙山今在祀典。

道鄉鄒公志完。論立劉后疏。有曰。若曰有子可以立為后。則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者。以冠德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后劉氏。亦未嘗有子。所以立為后

者。以鍾英甲族故也。今若賢妃德冠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后。則何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必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耶。必欲以示信天下。天下之人。果信之耶。上怒甚。內批貶志完新州。疏留中。不降出。時人亦不知有何說也。元符末。崇慶眷方盛。時相欲媒孽志完以固位。乃偽為志完之疏。傳之中外。其間有云。殺卓氏而奪之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耶。卓氏何辜哉。廢孟后而立劉后。快陛下之意可也。奈天下耳目何。劉氏何德哉。因指摘此語。謂不可不明白。下新州取索元本。志完不知索之之由。復申元藁不存。諸人遂誣志完以為實有此說。詔令應天尹孫橐以檻車往新州。收赴京師。至泗上。哲宗升遐。其事遂寢。崇寧初。將再貶志完。乃先下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嚴恭寅畏。克勤祇德。元符之末。是生越王。姦人造言。謂非后出。比閱臣僚舊疏。適見椒房訐章。載加考詳。咸有顯證。其時兩宮親臨撫視。嬪御執事在旁。何緣外人得入宮禁。殺母取子。實為不根。為人之弟。繼體承祧。豈使沽名之賊臣。重害友恭之大義。詆誣欺罔。罪莫大焉。其鄒浩可重行黜責。以戒為臣之不忠者。庶稱朕昭顯前人之意。如更有言及者。亦依此施行。志完遂以

衡州別駕。永州安置。

建炎二年。廬陵城頽圯。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于廬陵。殞于西壘之垠。未卜窆于他所。就瘞于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梁相繼。章貢邦昌之日。吾子亦復出。于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子聽命于水府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覽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役夫以為不祥。棄之於江矣。

宣和六年。山後將入版圖。大農告乏。蔡李諸人。遂建免夫錢之議。江西一道。凡賦錢一百五十七萬。而漕運之費不預焉。令下之日。州縣莫知所措。乃令稅一十者輸一萬。約日而集。督責加峻。時賦斂遽起。民間嗟怨。守令有觀望風旨者。建阜蠹以令曰。稍愆期。即以乏軍興論。人益皇懼。小民往往去而為盜。後夫錢之綱。將至淮南。而敵騎已及郊。錢皆為船人所私矣。

太祖時。或詣司天官苗光裔問卜。光裔布算成卦。謂曰。當遷徙。其人問不損人口否。光裔曰。無害。既去。又一人至。其占如前。又頃之。又一人來。占亦同。仍有前問。光裔疑之。熟視其人。容貌亦相肖。差有老少之間。光裔起曳其裾。詰曰。爾為誰。其人不得已。

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乃父祖。朝廷今欲廣池。且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卜。幸哀我垂救。光裔釋之。即以奏聞。已而鑿池。果得龜十數萬。下令不得傷一龜。盡輦送水中。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之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鉤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于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即日發哀云。

秦丞相董參政同執政。二府之夫人俱入見。參政戒其夫人。無妄奏對。惟丞相夫人是從。退歸。丞相果問參政夫人有何言。夫人曰。無所言。丞相喜。於是待參政益親。洪忠宣公皓。紹興初。以禮部尚書使金。留之十五年。既歸。母太碩人董氏。年八十餘矣。請補外。以便養。秦丞相檜。素不樂公。乃以徽猷閣學士。出守鄉郡。明年大水。時內侍白錡。從慈寧太后北歸。負恃舊恩。宣言燮理乖盞。洪尚書名聞遠近。顧乃不以為

相語聞秦相大怒。付鏐于理。諫官承風旨。遂謂公與鏐為別頸交。更相譽說。由是罷郡。鏐遂髡流嶺表。言者復謂公睥睨鈞衡。謀為不靖。遂貶英州。居九年。不及內徙而薨。公饒州人。字光弼。

先君嘗言。宣和間。客京師時。街巷鄙人多歌番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亦皆歌之。又相國寺貨雜物處。凡物稍異者。皆以番名之。有兩刀相並而鞘。曰番刀。有笛皆尋常。差長大。曰番笛。及市井間。多以絹畫番國士馬。以博塞。先君以為不至京師。才三四年。而氣習一旦頓覺改變。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初與女真使命往來所致耳。

燕山招納之舉。多出於蔡攸。攸父子。晚年爭權相忌。至以茶湯相見。不交他語。王師敗于白溝河。元長嘗以詩寄攸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深念。三伏征涂盡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詩稍傳入禁中。徽宗命京以進呈。上閱畢曰。三伏征涂。不若改作六月。王師詩復以還觀。此詩則知是舉非惟當時人知其非。雖其父亦知之矣。鄭昂施史作老慣人

問不解愁。置身惟懼若為
籌。昂京之客。宜得其真。

余鄉民有燒畬於山崗。每晨往必見人懋於陰樹之石。望之髣髴如釋教所謂觀音像者。稍逼近則不見矣。一日再往。所見如前。即石求之。瑩然如玉。其中隱隱有觀音像。類今之繪者。民以石歸。龕而祠之。自是生理日饒。家用大昌。民既死。其二子析居。先請盡以家賄與弟。而唯求其石。弟亦願得石。而盡舉家賄以遜其兄。爭之不已。訴于郡。太守取石藏之公帑。而析其財。由是爭息。郡經兵火。帑藏皆毀。石失所在。老吏執事其時者。嘗見之。為言如是。

有方外士。為言蜀道永康軍城外崇德廟。乃祠李太守父子也。太守名冰。秦時人。嘗守其地。有龍為孽。太守捕之。且鑿崖中斷。分江水一派入永康。鎮孽龍于萬堆之下。有功于蜀人。至今德之。祠祭甚盛。每歲用羊至四萬餘。凡買羊以祭。偶產羔者亦不敢留。永康藉羊稅以充郡計。江鄉人今亦祠之。號曰灌口二郎。每祭但烹一羶。不設他物。蓋有自也。

予藏章伯益草蟲九便面。筆勢飛動。幾奪造化。後有孔毅甫。周元翁。米元章。諸公題識。客有謂伯益以篆名世。何為善畫。復如此。而不多見也。予觀修水集。有題伯益飛伎圖。亦嘉其游藝之精。則伯益之墨戲。當亦有藏之者矣。

東坡多雅謔。嘗與許沖元、顧子敦、錢穆父同舍。一日沖元自窗外往來。東坡問何為。沖元曰：綏來。東坡曰：可謂奉大福以來。綏蓋沖元登科時賦句也。沖元曰：敲門瓦礫。公尚記憶耶。子敦肥碩。當暑袒楊據案而寢。東坡書四大字於其側。曰：顧屠肉案。穆父眉目秀雅。而時有九子。東坡曰：穆父可謂之九子母丈人。同舍皆大笑。

米元章嘗寫其詩一卷。投許沖元云：帝自會道。言語不襲古人。年三十。為長沙掾。盡焚毀已前所作。平生不錄一篇。投王公貴人。遇知己。索一二篇。則以往。元豐中。至金陵。識王介甫。過黃州。識蘇子瞻。皆不執弟子禮。特敬前輩而已。其高自譽道如此。至評章伯益書。乃云：如宮女插花。嬪媵對鏡。自有一般態度。繼其後者。誰歟。襄陽米芾。則元章于字畫間。乃有所推重。世謂元章學羅讓書。蓋其少時。非得法于讓也。

董公敦逸。永豐人。元祐中。立朝為侍御史。彈擊不避貴近。人畏憚之。京師呼為白鬚御史。元符厭詛事起。皇城司具獄。哲宗御批。令公錄問。中書不預知也。公入獄。引問。見宮官奴婢十數人。肢體皆毀折。至有無眼耳鼻者。氣息僅屬。言語亦不可曉。問之。只點頭。不復能對。公大驚。閣筆不敢下。內侍郝隨傳旨促之。且以言語脅公。公不得已。以其案上。翌日上疏。言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詔下之日。天為之陰翳。是

天不欲廢之也。人亦為之流涕。是不欲廢之也。臣嘗錄問。知其非辜。倘或不言。誠恐得罪于天下後世。上大怒。將議貶斥。廷臣皆不敢言。曾子宣徐奏曰。陛下以皇城之獄。出于近侍。故特命敦逸錄問。今又貶敦逸。臣恐天下疑惑矣。上意始解。未幾竟出之。

宋 廬陵曾敏行違臣著

胡邦衡春秋之學。受教於蕭子荆。子荆名楚。廬陵人。紹聖間貢於鄉。不第。因留太學。時方尚詞賦。子荆獨崇經術。尤深於春秋。從其學者。嘗百餘人。會蔡京當國。黜春秋之學。子荆慨然引還。移書謂馮解曰。蔡氏廢麟經。忘尊王之義矣。是將為宋王莽。吾不願仕。解得書不敢答。解亦嘗受春秋大義。邦衡擢進士甲科而歸。子荆尚無恙。謂邦衡曰。學者非但拾一科而止。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子荆建炎四年卒。以未嘗娶。故無子。門人私謚曰清節先生。有春秋經辨。行於廬陵。

曾外祖嚴府君顥。舉進士。皇祐方平治時。四為縣宰。所居稱職。廉外自持。不求聞達。祖母為余言。府君為惠州河源令三年。餘祿不足以養。而絲毫無擾於吏民。罷歸。人惜其去。爭餞以海錯。舟行十里餘。家人發缶得黃金。以告。府君亟命掩缶。召餽者還之。其清謹視古廉吏。惜名不聞於太史氏云。

米元章以書名。而詞章亦豪放不羣。東坡嘗言。自海南歸。舟中聞諸子誦其所作古賦。始恨知之之晚。徽宗朝以廷臣論薦。除太常博士。時內史吳拭行詞多所褒獎。元

章喜作詩以謝之。其末章有云。中間有一蕭閒伯。學道登仙初應格。朝元明日拜五光。玉皇應怪鬚眉白。蓋自謂也。未入謝言者。謂其傾邪儉怪。詭詐不近人情。人謂之顛。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寢。元章大不平。即上章政府訴其事。以為在官十五任。薦者四五十人。此豈顛者之所能。竟不報。後四年始得召復歸班。元章喜服唐衣冠。寬袖博帶。人多怪之。又有潔疾。器用不肯令人執持。嘗衣冠出謁。帽簷高。不可以乘肩輿。乃徹其蓋。見者莫不驚笑。所為類多如此。

東坡謫嶺南。元符末始北還。舟次新淦。時人方礮石為橋。聞東坡之至。父老兒童二三千人。聚立舟側。請名其橋。東坡將登舟謁縣宰。眾人填擁不容出。遂就舟中書惠政橋字與之。邑人始退。然字畫差褊小。不似晚年所書。蓋當時倉卒迫促而然爾。范忠宣公居於永。太守觀望時政。與公相忘。歲時亦不加禮。建中靖國初。朝廷將起公。遣中使宣賜茶藥。問勞甚至。官吏遂生新敬。及公將行。皆出送於四五十里外。公辭之不可。乃一一延見。慰藉有加。或進謂公曰。時事一變。朝廷將復用公矣。公謝曰。某罪大責薄。蒙恩內徙。若得正印首幸矣。他非所願也。言者慚謝而退。

永豐董體仁德元。少年魁鄉舉。士林中亦知名。復累試禮部不第。流落困躓。竟就特

秦名補文學。初任道州甯遠簿。尚待次。其生徒富家劉氏子。邀與俱試。漕司復預薦。試禮部合格。廷對遂為天下第一。遣書報其家人。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重許拜金鑿。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初老榜官。廬陵之俗。謂特奏名為老榜。初體仁既預漕舉。謁一達官。干東上之費。達官語坐客有老榜之語。體仁頗不能平。故其詩及之。時紹興戊辰。體仁年五十三矣。秦丞相當國。雅器重之。援引登朝。不十年。參知政事。秦相死。體仁以言章罷歸於廬陵。

文潞公。汾州人。年九十二薨。更事四朝。洊歷二府。七換節鉞。位將相五十餘年。平章事四十二年。歷任侍中。司空。司徒。太保。太尉。再知秦州。大名永興。五判河南府。兩以太師致仕。為本朝名臣福祿之冠。

李布夢祥。言成都合江園。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華樓前後植梅極多。故事臘月賞燕其中。管界巡檢營其側。花時日以報府。至開及五分。府坐領監司來燕。游人亦競集。有兩大樹天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四花。枝幹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以小為貴者。梅花見重於世。蓋多寡大小。皆有風韻耳。

江彥明吉之。永新人。喜作詩。事母極孝。母嘗有疾。彥明攜筆硯坐牀下。進藥之餘。吟詩自遣。遂以詩名。嘗記其晚春詩云。鬪草事空猶昨日。惜花心在又明年。詞意婉美。如此。新淦人俞師郝。與彥明相友善。俱有詩聲。酬倡甚多。師郝有詩云。叫月子規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尤為彥明所稱賞。彥明名暉。崇觀間。吉守嘗以八行薦於朝。不報。自號轅陽居士。師郝名處俊。登建炎龍飛乙科。不及祿而卒。人甚惜之。二人詩。今多傳於江西。

俞師郝嘗因重九日。賦長短句云。殘蟬斷雁。政西風蕭索。夕陽流水。落木無邊。幽眈處。雲擁登山屐齒。歲月如馳。古今同夢。惟有悲歡異。綠尊空對。故人相望千里。追念淮海當年。五雲行殿。咫尺天顏喜。清曉臚傳仙仗裏。衣染玉龍香細。今日天涯。黃花零亂。滿眼重陽淚。艱難多病。侵陵無奈。秋思詞既出。邑人爭歌之。或曰詞固佳。然其言太酸辛。何故。師郝明年竟卒。其登科時在維揚。以重九日唱名。故詞中及之。

先君官零陵。山谷之從弟吏部叔豹為守。政事有體。識度甚高。遇僚屬嚴重。先君從之踰年。一日袖出薦章。其辭云。檢身清慎。率職公勤。時一同僚迫於代。滿望公合尖。而公不與。先君願推以授之。公曰。君之舉削。可推以及人。而吾之舉辭。不可妄以許。

人其相知如此。

魚知丙穴。燕避戊方。丙穴。左太沖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杜詩云。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賦注云。丙地名。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嘗以三、八日取之。酈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相枝山有丙穴。方數丈。嘗有嘉魚。或以為魚以丙日出穴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耶。戊方。則所謂燕避戊巳。鵲避太歲是也。

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間為淳安令。邑近行都。凡邑之舟。皆自託於貴要。其肯應公家之漕者。僅得一舟耳。端中集而喻之曰。凡為貴家之舟者。勿役第貴家慮。有不時之用。當謹伺之。輒以他運則有罪。召其一舟之肯應公家者。假以資費。俾多造舟。令於眾曰。商賈往來。惟許用某人之舟。令一下。舟人爭願聽役。自是貴要護舟之撓自戢。其為政多此類。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為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徹底清。語達上聽。召見。與郡。未幾而卒。嘗記南史顧憲之為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醇旨。輒號顧建康。與端中事相似。

尹商老博聞強記。與先君同仕湘中。以鄉里故。相友善。靖康之難。商老以江華令同部民兵勤王。至淮。偕謁提舉曾吉甫。吉甫因出示關報。先君欲假以付吏。繕錄。商老耳

語曰。吾已識之。不用錄也。迨至館。素筆為書。數百言。不遺一字。其登科時。年甚少。復中法科。繼聞以法科進者。不大拜。悔之。不受省劄。嘗宰一二壯縣。皆有能稱。在新喻時。每治事。聽吏民坐兩廡。縱觀。逋疑滯訟。剖析如流。廡下之人。撫掌稱贊。然性狷介。寡與少合。人罕知之者。仕止於倅。商老名躬。永新人。

番陽董氏。藏懷素草書千文一卷。蓋江南李主之物也。建炎己酉。董公迥從駕在維揚。適敵人至。迥盡棄所有金帛。惟袖千文南渡。其子弁。尤極珍藏。一日。朱丞相奏事畢。上顧謂曰。聞懷素千文真蹟。在董弁處。卿可令進來。丞相諭旨。弁遂以進。

趙君貺為吉水宰。清澹醇古。有古循吏風。百姓呼為趙佛子。方艱卒之擾。王師出征。往返皆道其境。供億不周。而卒將聞其為人。無所需求而去。其母卒於官。貧無以殮。囊中之綿。不能具一衣。郡守遺金十兩。以為歸資。君貺謀之婦。婦曰。君所受金。纔十兩。他日即帑之籍。數甯止是。君奈何冒其名。遂却不受。後得舊俸百餘十。乃歸。道茶陵。為盜所邀。君貺曰。我無他物。僅有銀數兩。以獻。幸容我護喪歸葬。盜熟視之。驚曰。乃趙軍使耶。羅拜謝罪。且曰。我輩知軍使名。前有他盜。恐終不免。送之。出其境。君貺往嘗宰茶陵。其所至。能感人如此。君貺名錫。

吉水有南華院者。在山谷之窮絕處。山行可十里。院傍石溪。冬夏潺湲。溪中皆巨石。方流圓折。宛然曲水流觴之勝。石上有履痕。土人呼為仙人跡。院有白雲堂。在最高處。劉偉明未達時。館於山前之富家。亦嘗寓書劍於此。堂有二詩。曰紫翠浮浮奪曉昏。生涯谷汲與松焚。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到門惟白雲。又云野興由來愜杖藜。層巒影裏見翬飛。虛堂一炷起凝碧。化作九天雲染衣。老僧云。元題字壁間。幼嘗見之。兵火之後。始失去矣。今寺僧於堂之坎建閣。榜曰浮翠。閣之下為堂。曰雲到。蓋摘其詩語也。

玉笥山舊多隱君子。皆梁宋以來避亂者也。最著者孔邱明。杜曇永。蕭子雲。皆當時禁從。其居今悉為宮觀。山谷詩曰。郁木坑頭春鳥呼。雲迷帝子在時居。風流掃地無人問。惟有寒藤學草書。即題蕭子雲宅也。子雲善草書。其題郁木洞詩云。伐我萬古石。紀我千載名。欲知古人處。白雲中相尋。又詩云。千載雲霞一徑通。暖煙遲日鎖溶溶。鳥啼春晝桃花折。獨步溪頭採碧茸。山谷之詩本此。此山幽深盤曲。延袤百餘里。泉石水竹之勝。概固無恙。道宮雖環據。而其流反役於衣食。不能標白之。多為蓬蘽瓦礫之場。亦可惜也。

王德升名宦新淦人。因躡場屋遂入玉笥山。依道士潘與齡。獨居白雲齋十餘年。予聞其名久矣。因與諸子入山設醮。德升來相訪。時年六十餘。論詩談理。疊疊不倦。予問居山久何所述。答以止作絕句。紀玉笥之勝。因得其一編。其畧山道中詩曰。澗石韻寒泉。依稀言語處。回頭覺無人。又上前溪去。又山樵詩曰。山樵竹裏居。略約纔堪渡。落日澹平疇。牛羊點寒莫。語意蕭散。皆此類。非遠外聲利者不能也。

康伯可予之題慧力寺松風亭六言云。天涯芳草盡綠。路旁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地人歸。予嘗以語王德升。德升曰。造語固佳。尚有病。如芳草柳絮。未經點化。啼鳥一聲。落花滿地。幾乎犯重。不如各更一字。作煙草風絮。幽鳥殘花。則一詩無可議者。

紹興中有於吳江長橋上題水調歌頭云。平生太湖上。來往幾經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匣中長劍。換取扁舟一葉。歸去老漁簑。銀艾非吾事。邱壑謾蹉跎。鱸新鱸。斟碧酒。起悲歌。太平生長不謂今日識兵戈。欲捲三江雪浪。靜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雙淚墮清波。不題姓氏。後其詞傳入禁中。上命詢訪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請降黃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隱者也。自謂銀艾非吾事。可見其

泥塗軒冕之意。秦丞相請招以黃榜。非求之。乃拒之也。

張子韶廷對時。欲寫至監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等語。諸璫在殿下者。來竊窺之。子韶捲卷正色謂曰。方欲言諸君。幸勿觀也。皆慚恚而退。

子韶又論劉豫事云。彼劉豫者。何為者耶。素無勳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君親。委身夷狄耳。黠雖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間牒得之。傳以示豫。豫大不平。會其左右出其文。令榜於汴京通衢。召刺客欲刺子韶。或人以告。子韶未嘗為之動。其事達上聽。他日子韶陛對。上語之曰。劉豫榜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乎。褒嘉久之。

羅欽若。李東尹。與胡邦衡同在學舍。甚相得。他日同就試。欽若見邦衡試卷。問曰。此欲何為。邦衡曰。覓官也。欽若因撫邦衡背。指示卷中一諱字。謂曰。與汝一官。邦衡改之。是榜遂中選。故邦衡有啟謝欽若。具述與一官之語。胡公既為侍從。東尹亦仕至中大夫。欽若止正郎。嘗謂余曰。頃在學舍。偶乏僕供庖。同舍不免自執烹飪。邦衡能操刀。東尹能和麵。某無能。但然火而已。今之官職大小。已定於此。欽若名隸恭。東尹名孝恭。

世傳燒煉點化之術。有乾汞死朱砂雌雄黃硫黃之法。因鑿為金銀。誣誕欺人者甚多。然不可謂無此術。余族祖少嘗好之。挾是伎者日至。卒不能得其傳。資用以此而匱。而好之未厭也。一日遣一僕入城市水銀。道遇一客。亦舊嘗至其家者。呼僕來前。問其主翁之無恙。且問所攜何物。對曰。市水銀歸也。客開壺撚少土投之。笑遣僕曰。為我謝主翁。水銀若容易乾得。無處著錢矣。僕歸以告。族祖惘然。視壺中水銀。則皆凝而為銀矣。自是始悟。不復留意。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南豐之曾曰鞏曰牟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曾曰弼曰懋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顯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貢之最著者叔夏天猷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二族蓋甲於江西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寬再傳而為祕監誠三傳而為今丞相懷又曾氏之最著者也按千姓篇曾氏望出廬陵自孔門點參元西之後至漢纔有尚書郎偉一人耳而江西之曾居廬陵尤多散在諸邑若太和若安福若何原若松江若睦陂派別枝分不可盡紀子家在吉吉水自為一族六世之祖幼孤莫知族系之所自獨相傳以為自金陵而宜春而吉水而已江南龍君章野史列傳曾氏有諱崇範者廬陵人獻書李唐遂家金陵李氏歸朝而其子乃以喪歸則知曾氏自金陵歸廬陵初非自金陵徙廬陵也子家有墳墓在贛之甯都疑與章貢之族通而自南豐來言者以為吉贛撫三郡本江西之一族亦未見譜牒莫可推尋然廬陵之族諱乾度者在本朝首舉進士終於卿監其諸族相繼登科無慮數十人視章貢南豐終無顯者睦陂之族如晦運幹諱

彥明。登宣和甲辰乙科。與諸父相弟兄。嘗言。尚書之後。歷及唐五六百年。曾氏無聞人。而本朝居相位。登禁從者如是。蓋本朝以火德興。曾氏以火音合。言雖附會。未為無驗也。

涪陵譙定。字天授。幼學釋氏。伊川之貶涪也。始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教以中庸諸書。多有頓悟。後伊川得歸。天授送至洛中而返。靖炎間。兵戈擾攘。天授尚無恙。一日忽棄家隱於青城山。莫知所終。方士為余言。今或有見之山中者。不知天授之年又幾何矣。伊川嘗謂道家曰。飛昇之類。則無。若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審如是。則天授誠不死矣。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為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於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真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輿真於家。親為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

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畧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啜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真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於世。祥符中。汀人王捷。有燒金之術。因曾繪以見劉承珪。承珪薦之王冀公。遂得召見。時人謂之王燒金。捷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人惑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喙不得入。饒涎流墮罌內。漬入肉中。乃取其肉曝為脯。末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頰面。即照見頭目。變為異形。今江鄉喫菜事魔者。多有此術。嘗有一人往從之。以水令頰面。其人但頰其半。頰處變為異。未頰處乃如初。因知水中有異也。

紹興九年。金人歸河南之地。欲講和罷兵。朝廷許之。明年春。藍公佐使金回。和議頗變。朝廷遂命騎帥劉錡。信叔為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至順昌。方與郡守陳規相見。忽報金師入寇。已抵泰和縣。警書還至。錡會諸將議曰。吾軍方自遠來。曾未蘇息。而敵人壓境。策將安出。諸將或欲迎戰。或欲固守。或欲順流而下。錡伏兵於城下。以待。有餘騎渡頰河而來。伏兵起襲之。無一還者。翌日。敵將韓翟兩將軍兵至。去城三

十餘里而砦。錡夜遣人襲擊。明日復與戰。敗之。殺傷千餘人。敵復增兵來援。直逼城下。錡於城上。以破敵弓射中敵將。敵稍退。乃以步兵邊擊。復大敗之。敵歸砦固守。錡復出精騎五百。夜劫敵砦。乘勝直至中軍。殺其酋長。死者不可勝數。敵自此一夕嘗四五驚。時方六月。盛夏。皆被甲不敢下馬。得間諜。謂求援於兀朮甚急。或勸錡曰。今已屢勝。不如全師而歸。錡不聽。兀朮果自將兵至。遣數騎直來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戰既合。兀朮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策應。錡出軍五千接戰。自西而南。轉戰四門。往來馳逐。自辰至戌。金師大敗。退走歸砦不出。聲言造砲架橋。必欲破城。越三日。兀朮乃引軍北歸。獲降人言其軍中自謂南侵十五年。未嘗少血。惟和尚原以失地利。敗於吳玠。今又數敗於此。他朝莫是外國借得兵來。自後遂決意求和矣。

岳公飛之破固石洞也。賊砦據山之巔。懸崖百仞。登者躋攀而上。不勝其勞。官軍每登山。賊輒憑高據險。投及轉石。士卒皆重傷而却。公既至。直入洞中。與賊砦相對而營。賊畏公威名。堅守不復下山。公一日令曰。來日當破賊。軍中不知所謂。明日凌晨。令諸軍陣於山下。與賊砦相距甚近。既成列。公臨後登高以望之。賊在上。見官軍逼

近亦整頓以待戰。其酋長乃一女子。號廖小姑。持刃叫呼曰。今日官軍要破我岩。除是飛來。公聞其言。顧左右曰。飛即我也。擊鼓進師。鼓聲方合。有眾先登。公望其旗曰。此前軍第三隊也。當作奇功。諸軍競進。遂破賊砦。生擒其酋以歸。

紹興六帥。皆果毅忠勇。視古名將。岳公飛獨後出。而一時名聲。幾冠諸公。身死之日。武昌之屯。至十萬九百人。皆一可以當百。余嘗訪其士卒。以為勤惰必分。功過有別。故能得人心。異時嘗見其提兵征贛之固石洞。軍行之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輒感泣焉。蓋其每駐軍。必自從十數騎。周遭巡歷。惟恐有一不如紀律者。時裨將楊貴。怒一卒擅離隊伍。遂斃而尸之。卒尚未死。飛見之。問其故。以為不應死。顧左右求其生。不可則絕之。而解衣以殮焉。召貴詰曰。擅離隊伍。罪未至是。汝當以死償之。貴皇懼不敢對。諸將羅拜祈免。乃已。猶以豫章境上有逋逃者。責使招降焉。不然復其罪。貴後能致其人者。始獲免。

方臘之變。經制使陳公亨伯。館先君於幕府。時洪尚書光弼。以南京國子博士。被檄主饗事。因與定交。先君與尚書同年同月生。故極友善。冠平論功。先君補初官尚書。遷京秩後。更兵戈。音問寔疎。先君既勤王而歸。即掃軌朝市。尚書亦以使事。見執於

絕域者累年。而後歸。卒莫能申敘。先君每切恨歎。

方臘家有漆林之饒。時蘇杭置造作局。歲下州縣徵漆千萬斤。官吏科率無藝。臘又為里胥。縣令不許其僱募。臘數被困辱。因不勝其憤。聚眾作亂。先誘殺縣令。兵吏無與抗者。遂陷睦州。江浙亡命。相率從之。眾至數十萬。是時天下晏安久。州縣士卒。皆不習於兵。望風奔潰。臘聲勢益張。復陷婺歙等州。乃入錢唐觀燈。飲犒連日。因遣人發掘蔡氏父祖墳墓。露其骸骨。加以唾罵。王師既至。相拒累月。不能少挫其鋒。後臘以食少人眾。勢稍窘促。遂獨從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不出。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偽為朝廷招降者。誘之以官。既出。則繫之。父子皆檻送京師。戮死於市。餘黨遂平。初臘之入杭也。有太學生呂將者。為之畫策。以為不如直據金陵。因傳檄盡下東南郡縣。收其稅賦。先立根本。徐議攻取之計。可以為百世之業。若止於屠畧城邑。是乃盜爾。臘不以為然。曰。吾家本中產。無他意。第州縣徵歛無度。故起兵。願得賊臣而甘心耳。先君嘗謂天下無叛民。其或至於此者。必有所不得已也。

童貫之討方臘也。盡檄東南諸路兵。凡數十萬。貫獨總之。既累月無功。朝廷頗加督責。貫懼。無以為計。乃出令。與賊戰而不能生擒者。許斬首以獻。亦議推賞。輒欺者抵

罪。諸軍自後每出戰。或夜劫賊寨。凡力所能加者。皆殺之。以其首來。貫即授賞。不問其是賊與否也。軍士因大為欺罔。偶出。遇往來人。亦皆殺之。因告其主將曰。道逢賊衆。因與鬪敵。遂斬其首。主將縱知其非。亦不敢言。陳公亨伯嘗見貫謂曰。聞諸軍每戰。多殺平民。要須禁止。且治盜與治夷狄不同。彼夷狄狀貌與中國大異。故可以級論功。今平民與盜初無別。軍士利於得賞。何憚而不殺平民乎。貫不聽。既而臘招降。餘黨潰散。軍士追奔。或入民居。全家殺之。以其首獻。貫欲張大其功。亦不問也。

靖康改元冬十一月。金人渡河。朝廷下詔。應天下方鎮郡縣。各率師募衆。勤王扞邊。湖南帥郭公三益。獨起民兵。命縣宰各統所部。犒勞甚厚。時先君為永州東安簿。零陵令。丞不任事。郡守貳以先君易之。會有是舉。守以屬先君。或勸曰。邑固有令。君獨何為。先君揮之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時。即日治兵以行。部署整肅。一路莫能及。既至淮甸。聞京城失守。蔡彥有叛卒。肆剽於道路。兵至是。多引歸。先君獨與二三公勒兵趨南京。時光堯未即尊位。留守乃朱丞相。勝非。其時官吏多逃散。朝班無幾。共表勸進。乃築壇於州治儀門外。東南隅上。登壇受寶。北向痛哭。班立者無不感泣。越日。乃命勤王師罷歸。官吏各推賞有差。先君謂是行也。勤勞有之。功效則無。豈忍受賞。既

以兵歸零陵。尚餘犒賞銀千兩。悉上送官。自舉兵至訖事。文移數篋。崎嶇兵火。毀失殆盡。僅存印歷。至勤王事。止見之。差出條耳。

衣冠南渡。劉發運甯止。來自真州治所。舟行至新淦。適遇金騎。一時行舟。皆為所焚。發運僅以身脫。顧無所歸。問之鄉之長者。得外大父劉公儀仲。徒步歸之。外大父因授館。且為收其散亡。得一婢子。衣橐三四。吏卒十數。舟焚餘具底。尚得錢數百千。時方倣擾。雖山谷間。一日亦四五驚。卒有長吁於外者。劉聞之。詰曰。天步方艱。吾身不敢自愛。爾曹乃嗟怨耶。立命斬之。先君時留外氏。因與遊處。先君少為治亂之學。當崇觀間。以策於當路。輒不受。逮浙江盜作。諸公方思碩畫。由是勉出為世用。而志已倦遊矣。劉一見先君。以為偉人。語及零陵勤王始末。歎曰。世不無義士。顧勇於義如君者。人所未知耳。遂與俱趨。章貢隆祐在所。先君辭以久出遠歸。不忍復去親旁。臨分謂先君曰。觀君不樂仕進。殆將隱矣。後會無期。因以駝表識別而去。先君既不復出。而劉後為吏部侍郎。不久亦罷。卒不復相聞。

張孝純守太原。敵人攻城甚力。孝純遣蠟丸求救者。凡十有八。朝廷初遣种師中往援。師中兵敗於榆次。復欲命李公伯紀為宣撫。帥師救之。伯紀辭以不知兵。朝廷不

許御史陳過庭率其屬陳公輔等言曰。李綱儒者。不習軍旅。若師出再與。則太原失守。遺憂近甸。禍實不測。非計之善也。疏亦不報。既而解潛等果失利。孝純以糧盡城陷。敵人長驅而來。無復後顧矣。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為第三人。為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承。遂相與講學。及為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宗觀間嘗為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為得其傳。而公嘗自言。謝游楊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字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於世。

劉尚書美中。兄弟終鮮。父大中極憐之。大觀初貢於鄉。將赴南宮試。大中令一老僕從行。至中塗。尚書一夕忽暴病而死。僕驚救甚至。越半日未蘇。逆旅主人皆勸之具棺斂。僕曰。我主翁子五。六人。死亡殆盡。今惟此爾。若又死。則是無天地也。且我何面歸見主翁。於是以席藉地。真尚書於上。坐於其旁曰。若是三日而不活。則誠死矣。越再夕。尚書手足復動。醫救數日。疾平。遂入京師。次年中進士第。

獨醒雜志卷七終

獨醒雜志卷八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歐陽在政府日。臺官以閨閻誣訕之。公上章力乞辨明。神宗手詔賜公曰。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又詔曰。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出。仍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塞。卿直起視事如初。毋恤前言。又塗去塞字。改作釋字。宸翰今藏公家。

董侍郎敦逸。仕於朝。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暇日課其習業。不加進。侍郎責之曰。吾年二十八入學。甘齏鹽者凡幾載。僅得一第。今汝若此。何以有成耶。鄉人曰。公言過矣。侍郎乃董十郎兒。賢郎乃董侍郎兒。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侍郎之父行第十。其人故云。

建炎三年。偽四太子入金陵。府官相率迎降。獨通判廬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先自書其衣裾曰。甯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以授其僕曰。吾即死矣。敵居數日。其酋帥有

張太師者。置酒召公立庭下。以紙書死活二字。使示公曰。無多言。欲不降。書死字下。若歸於我。書活字下。公視吏有傍簪筆者。即奪筆書死字下。敵知其不可屈。命引去。又數日。囚公以見四太子。公大罵不絕口。敵怒甚。殺之。剖其腹。取其心。明年敵去。州白其事於朝。褒錄死節。初贈直秘閣。繼又贈次對。謚忠襄。賜官田。官其諸子。令立廟於金陵。贈告云。懦夫每生。名不稱於沒世。烈士砥節。死有重於泰山。汝稟性剛方。值時艱厄。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獨汝能明事君之義。抗死節之忠。誓不屈於番酋。甯自甘於血及口。不絕言。言不忍聞。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肆頒恩典。庸慰忠魂。粲然閣直之華。昭哉廟食之遠。併推寵秩。以及遺孤。非止往居之榮。實是臣工之勸。尚祈不昧。知享此哉。

歐陽全美。名珣。廬陵人。登崇甯進士第。靖康初。全美調官京師。時金人欲求三鎮。全美行次關山。以樂府寄其內曰。雁字成行。角聲悲送。無端又作長安夢。青衫小帽。這回來。安仁兩鬢秋霜重。孤館燈殘。小樓鐘動。馬蹄踏破前村凍。平生牽繫為浮名。名垂萬古知何用。全美至京。有詔許上封事。論禦戎之策。全美應詔。陳利害。時有九人同召對。全美奏曰。割地敵亦來。不割亦來。特遲速有間。今日之策。惟有戰耳。時宰執

有主棄地之議者不悅。即除將作監丞。使金竟不復還。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壻。乃從兄叔謙也。

叔謙為余言。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一日有客垢衣破笈。若遠至者。來同邸。即一室閉之。遽詣尚書省。自言明日召見。已而命之官。後詢其人。姓李名微。邵武人。是時尚書洪公留絕域。得皇太后書。遂遣微以蠟丸致之。上得書大喜。謂侍臣曰。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尚書公以使命見執於金。其間遭罹危辱者屢矣。而能仗漢節。誓死不變。間關萬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可不為忠乎。

李忠愍公若水。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日有村民持書一封。公得書。讀竟即火之。詰其人何所從來。對曰。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往縣西。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而如夢中所見。故不敢隱。公以其事涉詭怪。遂縱其人弗治。因作絕句記之曰。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太空虛。公初以書付火之時。母妻子弟驚訝。求觀弗獲。獨見其末曰。靖康禍有端。公卒踐之之語。其後二聖北狩。公抗節金營。將死而口不絕罵。則知天生忠義。為神物者。

已預知其先矣。

國家初與金人結好。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歸。朝廷復選其子擴為使。宣和末。金人敗盟。舉兵入寇。擴尚以使事留金。後得脫歸。未至太原。而敵騎已長驅南下矣。擴乃舍使事。說童貫。願招集忠勇。以遏賊鋒。貫許之。擴過真定。時劉公鞫為帥。公以擴屢使於金。知金之情偽。心頗疑之。遂留不遣。一日。擴潛遣一卒之保州。為邏者所獲。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公之子羽謂公曰。馬擴首尾計議邊事。不以虛實告朝廷。遂使戎馬深入。震驚京師。且復潛遣兵士。馬保心腹。不若聲其罪而誅之。庶絕後患。公以為然。遂召擴立於庭下。責其誤國。令拽出斬之。擴叫呼不服。乃以付獄。推治未幾。劉公召還。金人陷真定。擴得免死。

契丹為金人攻擊。窮蹙無計。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於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真本遠小部落。貪婪無厭。蠶食種類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於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昉去。貫亦不以聞於朝。遼既亡。金人果背約。

靖康初。召种師道赴京師。才入國門。即日引見上殿。淵聖起迎之曰。朕久望卿來。何

其遲也。塗中跋涉不易。師道謝畢。上賜坐。問曰。國步多艱。敵人深入。卿何以禦之。師道曰。兵事難預料。容臣登城觀敵勢如何。却得奏聞。但敵若在三十里外。頓砦則難退。如逼近則易耳。明日敵移軍三十里外。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敵屢進攻。皆却。遂結盟解圍而去。師道其初所言。蓋知有間牒。乃欲誤之耳。敵人果中其計。但禁庭密議。不知何從知也。

朝廷之召種師道也。使者促之。項背相望。師道老矣。或勸之弗行。師道謂其子曰。朝廷近來議論不一。吾縱有謀畫。未必得用。然世受國恩。今而辭難。天地且不容我矣。遂隨詔使。日夜疾馳至闕下。畫策以退敵人。賴少安。金兵北還。師道請邀擊之。李邦彥等不許。師道謂何臬曰。敵深入吾地。止邊金帛而還。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馬。蓋慮三鎮之議其後也。吾觀敵饜未已。今既不用吾計。吾不復言。然切料敵必再來。要當先為之備也。朝廷不聽。其冬。金人果再犯京師。

京師戒嚴。金人發礮攻城甚力。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具見張孝純。王稟等設此。而礮無所施。朝廷反以為迂。不肯試。一為之。蓋不知吳越將孫瑛守蘇州。嘗用此拒礮。而淮南不能攻。時號為孫百計也。

崇甯四年。中書奉行御筆。時蔡京欲行其私意。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其或阻格。則以違制罪之。自是中外事無大小。惟其意之所欲。不復敢有異議者。祖宗以來。凡軍國大事。三省樞密院議定。面奏畫旨。差除官吏。宰相以熟狀進入。畫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或有未當。中書則舍人封綴之。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尚書方得奉行。猶恐未愜輿議。則又許侍從論思。臺諫奏劾。自御筆既行。三省臺諫官無所舉職。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大觀中。吳執中子權為御史。上言乞遵祖宗成憲。不許直牒差官。及論輕賜予以蠹邦用。捐爵祿以市私恩等事。蔡京以少保致仕。何給事昌言封駁麻制。乞以罪狀宣布四方。時人以為盛事。

何忠孺昌言。新淦人。紹聖四年進士第一。徽宗朝累遷為給事中。張商英罷。蔡京復用。遂以散官出。居閒十有餘年。物論歸之。淵聖即位。復召用。除兵部侍郎。太子詹事。未幾。金人再犯京師。二聖北狩。太子諸王宰職侍從皆從。而昌言逃匿太子宮溝中。偶得不行。張邦昌僭號。因更其名。及隆祐垂簾。始欲復舊。而人言已不可掩。恚憤成疾而死。

李仲諫。大有。新喻人。靖康初。為贛守。京城戒嚴。即調贛卒勤王。諸郡以承平之久。士

卒憤不知兵。及當調發。間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觀者莫不竊笑。惟贛卒獨勇銳。器械亦精明。仲謙號令整肅。師行秋毫無犯。人謂仲謙既知兵。而贛卒亦閑習紀律。度必可用。及至京師。亦無及矣。仲謙紹興初嘗立朝。即上書言兵事。以為用兵當有機。有權。明於此而後可以決勝。光堯皇帝覽之大喜。即降付中書。時趙元鎮丞相當國。一日奏事畢。上謂丞相曰。李大有書涉兵機。故不欲付外看詳。昔張齊賢上取河東之策。太祖裂其奏。擲之於地。及左右既退。乃取其奏歸。以授太宗曰。他日取河東。當用齊賢策。太宗後平河東。用齊賢為相。二祖沈幾先物。朕當以為法。觀聖語如此。則將大用之矣。未幾而歿。終於檢正。

紹興戊午冬。奉使王倫與金使來和。欲天子受偽詔。國論未定。朝士無敢言者。胡邦衡銓時為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請羈留金使。斬主議者之首。以謝天下。語大憤。直上怒其訐。將褫官竄昭州。時御史中丞鄭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謹。禮部侍郎曾開。張九成。入對便坐。引救甚力。時丞相秦檜參政孫近。亦迫於公論。請從臺諫侍從議。謫廣州監鹽倉。御史再以為言。乃以為福州簽判云。

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王民瞻以詩送之。有曰。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又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民瞻安福人。名庭珪。登科。嘗為茶陵縣丞。累年不調。居鄉里。以詩名家。二詩既傳。或以為訕。由是亦坐謫辰州。邦衡在新州。偶有萬古嗟無盡。千生笑有窮之句。新守亦許其詩云。無盡指宰相。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有窮。則古所謂有窮后羿也。於是再遭僿耳。其後邦衡還朝。嘗以詩人薦民瞻。凡再召見。初除國子監簿。後除直敷文閣。終於家。

禪家合眾而不譁。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入其門。升其堂。整整截截。動有條理。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因歎以為得三代之禮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未必如其眾多。而不能若是之整肅者。往往女子童穉實始之。此禪家所以至於屏妻絕子也。

盧文紀與崔協不平。協子舉進士。文紀謂知貢舉王延曰。吾嘗譽子於朝。今子歷士。當求實效。無取虛名。昔越人善汨。其子方晬。其母浮之水上。人怪之。對曰。其父善汨。其子必能之。若是可乎。延退而笑曰。盧公之言。謂崔協也。恨其父遂及其子也。明年。選協子頎甲科。人以為公舉。異時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其父祖蓋自謂善汨者。

也。使延為主司。吾知其與選願者反矣。

予嘗傳登瀛圖本。規模布置。氣象曠雅。每思創始者。必非俗筆。又有石本。皆書名氏。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乃欽廟在東宮得闔立本此畫。親為題識。以賜詹事李詩。二本絕不同。嘗見鄭昂尚明所賦長句云。闔公十八學士圖。當時妙筆分錨銖。惜哉名姓不題別。但可以意推形模。十二匹馬。一匹驢。五士無馬。應直廬。五鞍施狻乃禁從。長孫房杜王魏徒。一人醉起小史扶。一人欠伸若挽弧。一人觀鵝憑欄立。一人運筆無乃虞。樹下樂工鳴瑟琴。八士環列按四隅。笑談散漫若飲徹。盤盃杯勺一物無。坐中題筆清而癯。似是率更閒論書。其中一著道士服。又一道士倚枯株。三人傍樹各相語。一人繫帶行徐徐。後有一人豐而鬚。獨吟芭蕉立踟躕。一時登瀛客若是。正觀治效真不誣。書林我曾昔曳裾。三局腕脫幾百儒。雄文大筆亦何有。餐錢但日糜公厨。邦家治亂一無補。正論出口遭非辜。時危玉石一焚掃。覽畫思古為嗟吁。考其所序列。意鄭必為畫本賦之。然長孫王魏。元不在其中。不知鄭詩何為及之耶。按翰林盛事記。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為集賢學士。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意二本必居其一。而後人皆以為正觀學士耳。

今人製陶硯。惟武昌萬道人所製。以為極精。余初未信也。廬陵有劉生者。自言傳萬之法。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至有三五年。遂剝泐不可用者。余頃因歉歲。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易以斗米。滌濯視之。亦陶硯也。其底有萬字篆文。意其為萬所製。用之。今餘三十年。受墨如初。雖高要歛溪之佳石。不是遇也。聞武昌今尚有製者。乃萬之後。

里中士人胡卓明。父祖好棋。挾此藝者。日至。其母夜卧。忽驚起。問其故。云夢吞一枯棋也。初意日所嘗見。是以形於夢寐。已而生卓明。年至七八歲。厥祖與客對奕而敗。卓明忽從旁指曰。公公誤此一著耳。其祖敗而不平。怒謂曰。小子何知。推局付之。卓明布數著。果勝。厥祖大驚。因與對棋。其布置初若無法度。既合則皆是。數日間。遽能與厥祖為敵。迨十餘歲。遂以棋名。四方之挾藝者。纒爭先耳。往歲有客以棋求見。朋友因共招卓明與較之。卓明連勝。客曰。胡秀才野戰自得。而某以教習不離規模。是以不勝。

凡學書。當先學偏旁。上下左右。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熟一偏旁。則數十字易作矣。凡作字宜和墨調筆。使毫墨相受。燥潤適宜。厚墨則藏鋒。紙平身正。腕定指固。則結

字有準矣。

廬山王元甫有詩名。隱居山中。不與士大夫相接。東坡自嶺南歸。過九江。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元甫辭曰。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不用復從賓贊。幸為我謝之。東坡歎賞而退。

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往復辨論宗乘中事甚詳。美中因問之曰。仙家亦談佛耶。方士曰。仙佛雖一。理豈有二哉。美中既寤。頗異其事。遂紀之以詩云。北風吹雲肅天宇。蕙帳寒生月當戶。頽然就枕睡思濃。夢魂悠悠迷處所。仙君勝士官見臨。促席從容款陪語。自言本事清靈君。學佛求仙兩無阻。雲輶白日降瑤空。天衣飄飄就輕舉。方諸宮深雲海濶。金碧禪房隔煙雨。與君粗有香火緣。聊復東來相勞苦。方遊崑閬還無期。君生世間須善為。塵勞足厭何足厭。等是實相夫何疑。前身似是塵外人。端為世緣縻此身。重聞妙語發深省。若更離塵佛亦塵。方平羽節何時來。道宮佛殿隨塵埃。未須苦說揚塵事。東海波聲政似雷。美中以為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語。故盡錄之。

董體仁之祖名辰。生前嘗自卜地以為壽藏。既死而其子易之。將葬扶護。適過其地。

柩忽重不可舉。子始驚異。因欲就葬。掘地丈餘。忽遇大石。其上有辰字。乃其名也。人益信其不偶。

宋 廬陵曾敏行違臣著

建炎末呂丞相頤浩以勤王復辟之功進登相位嘗在中書怒一堂吏命去其巾幘吏對祖宗以來宰相無去堂吏巾幘法公曰去堂吏巾幘當自我始吏不能對

苗劉之變張魏公自平江興兵討賊二人懼甚宋丞相勝非因說之曰兵至則不必戰戰而不勝則汝危矣不若先次復辟以贖罪故魏公兵及境而復辟初魏公之起兵也先遣士人馮輻入奏因以好詞諭二人欲款其謀輻與二人之幕客馬柔吉相善因令宿於柔吉之所以覘軍情輻至而事略定勝非因奏補輻京官除郎中其後乃謂人曰輻蜀人德遠遣之來不過欲成就之耳似未知魏公之意也

紹興講解既成上自執政大臣下至臺諫侍從以為非是者稍稍引去於是登顯位據要途者皆阿附時宰以為悅外之監司郡守或傾陷正人以希進流人逐客之落南者其迹益危潮守則劾奏趙丞相湖南帥則陰中張魏公儋耳則睥睨李大參春陵則誣治王樞密其他紛紛不可勝數

蔡元長為相日置講議司官吏數百人俸給優異費用不貲一日集僚屬會議因留

飲命作餅黃饅頭。飲罷。吏畧計其費。饅頭一味。為錢一千三百餘緡。又嘗有客集其家。酒酣。京觀察曰。取江西官員所送餼。致來。吏以十餅進。客分食之。乃黃雀肫也。元長問尚有幾何。吏對以猶餘八十有奇。

龍德宮出幸。童貫自太原竄歸。時廷議欲請淵聖親征。命貫留守。貫聞之。心不自安。乃將勝捷軍三千餘人。追從龍德之駕。繼而朝廷論貫不告而逃。及首禍罪惡。請誅之。而貫在外領兵。以扈從為名。恐復生事。遂詔聶山為江淮發運使。密圖其事。山既陞辭。將出國門。左丞李綱言於上曰。貫之罪惡。雖已著明。然今在上皇左右。投鼠不可不忌。器若欲誅斥。明出一詔書足矣。何用詭秘如此。上深然之。遂貶貫池陽。繼有嶺南之命。

范公宗尹。廷對訐直。人所難言。紹興以來。鄙夫賤隸。猶能誦之。淵聖在東宮時。知其名。及即位。遂以兵部侍郎召。宗尹既立朝。首論崇甯以來。上下欺罔。復論蔡京童貫朱勳等罪惡。物望太聳。及金人犯闕。耿南仲主和議。宗尹力附其說。時廷臣有進言金不可和者。宗尹在殿上厲聲叱曰。朝廷大論已定。小臣不敢有異論。議者始非之。建炎中。宗尹以盛年執政。裂江北之地。或五七郡。或三四郡。使數大將鎮撫之。又於

沿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何。雖池州僻陋小邦。亦置江東大帥。其後李成以斬黃舒光四州叛。乃鎮撫之人也。

余居之西。背驛道。有地曰金牛驛。意古之郵亭也。驛旁有長沙王墓。遠望如邱阜。故老相傳曰。此漢長沙王墓也。長沙王在漢固多。特未知其為誰。余遊贛。聞有金精山者。始因吳芮將兵征南越尉院。聞此山有美玉。鑿石求之。遂通山路。或者吳芮嘗至江西。而史不及也。此墓恐芮軍所營爾。建炎叛卒嘗發之。斲地尋丈。見石柳皆錮以鐵。卒不能啟。其下有飲酒湖。地窪以深。可坐百人。俗傳為奠醑成池。若非軍旅中。恐不能如是也。

北苑產茶。有四十六所。廣袤三十餘里。分內外園。江南李氏初置使。本朝丁晉公行漕事。始製龍鳳團以進。然歲不過四十餅。慶厯中蔡端明為漕。復有增益。元豐中神宗有旨。造密雲龍。其品又高於小龍團。今歲貢三等。十有二綱。四萬九千餘鈔。

贛之穹都尉廳後。舊有灌嬰廟。臨其池上。廟毀。往往領甃墮池中。歲年不可計矣。因刀鑷工取半瓦為礪石。人見而異之。遂求其瓦為硯。於是有灌瓦之名。求者既多。今罕得全瓦。好事者以銅雀瓦不復有。亦謾蓄之。

南粵俗尚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即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於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即出龕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投客曰。不必省。第寢枕旁。通夕張燈。尸寢以俟。聞聲即啟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窅窅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跚而出。遠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即覺體力醒然。連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妄。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為。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者。即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逡巡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陳忠肅公居南康日。一夕忽夢中得六言絕句云。靜坐一川煙雨。未辨雷音起處。夜深風作輕寒。清曉月明歸去。既覺語其子弟。且令記之。次年徙居山陽。見歷日於壁間。忽點頭曰。此其時矣。以筆點清明日曰。是日佳也。人莫知何謂。乃以其年清明日。

卒。

劉寬夫。憫丞相沆之孫也。崇觀中為次對。靖炎間廢罷。嘗得旨敘復祕閣修撰。臣僚論列。以為其所歷差遣。則為大晟府按協聲律。及提舉道錄院管幹文字。其所轉官。則緣按樂精熟。及修道錄院。與管幹明節皇后園陵。其所賜帶。則因撰祥應記。其所被謫。則以臣僚論其交結附會。寬夫由是終身不復職名。

宣和甲辰廷試進士。以氣數為問。周表卿執羔素通此學。對策極該博。自謂當魁多士。或告之。沈元用從貂璫假籌布算。而後答問。表卿驚曰。果爾。吾當少遜之矣。然亦不在他人下也。翌日臚唱。元用居第一。表卿次之。

泗州浮屠下有僧伽像。徽宗時改僧為德士。僧皆頂冠。泗州太守亦令以冠加於像上。忽天地晦冥。風雨驟至。冠裂為兩。飛墜於門外。舉城驚怖。莫知所為。守遽詣拜曰。僧伽有神。吾不敢強。遂止。

徽宗時。邊事大興。程鄰於西廣置隆克二州。又置大觀州。湖北又置靖州。建官分職。與內地等。費不可勝計。靖州初無賦入。歲於湖廣撥錢七八萬。以養官兵。有損無益。紹興中。朱子發內翰嘗奏欲廢為一縣。以禦邊徼。上頗許之。且曰。前朝開拓土疆。似

此等處尤為無益。首議之臣深為可罪。既而事亦寢而不行。鄉人李秀實嘗守是郡。為余言。州雖無益於朝廷。然屯駐重兵。非假之事權。則不足以鎮撫。倘併歸辰沅一州。而置軍使。則亦足矣。

維揚后土廟。有花潔白而香。號為瓊花。宣和間。起花石綱。因取至御苑。逾年不花。乃杖之。遣還其地。花開如故。是殆風氣土地使然。抑果有神司之耶。

東安一士人善畫。作鼠一軸。獻之邑令。令初不知愛。謾懸於壁。旦而過之。軸必墜地。屢懸屢墜。令怪之。黎明物色。軸在地而貓蹲其旁。逮舉軸。則踉蹌逐之。以試羣貓。莫不然者。於是始知其畫為逼真。其作八景圖。亦殊有幽致。如洞庭秋月。則不見月。江天莫雪。則不見雪。第狀其清朗苦寒之態耳。若瀟湘夜雨。尤難形容。常畫者至作行人。張蓋以別之。渠但作漁舟吹火於津渡。以火明髮髻有見。則危亭在岸。連檣在步耳。瀟湘舊有故人亭。往來艤舟其下。故藉此以見也。米元章謂八景圖為宋迪得意之筆。意其如此。

吉水元潭觀。臨大江上。江中有旋渦。相傳云。有舟沒於此。久而不見蹤跡。乃出於豫章吳城山下。以為江有別道。由旋渦而入。晉時有蛟為害。嘗出沒渦中。許旌陽捕逐。

至其處。旁有巨石裂而為二。其痕如削。云是旌陽試劍石。且云旌陽鑄鐵作蓋。覆渦上。今水泛時。其渦乃見。

大觀四年。張天覺商英為相。蔡元長致仕。時忽有偽詔傳布天下。其間謂元長公行狡詐。行跡詭譎。復云。今後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蔡京朋黨。悉皆貶削。陳州守臣以聞。朝廷詔諸路以五百千為賞。捕撰造者。其罪不以赦原。竟不能獲。

張懷素。吳儲。吳侔等。謀反事覺。中外縉紳多與交結。而蔡元度與儲侔之父安詩為僚壻。故元長父子與懷素書問往來尤密。懼其根株牽連。罪且相及。遂諷中丞余深。知開封府林摠曰。若能使不見累。他日當有以報。深等會其意。翌日索中外所與懷素儲侔往來書札。置案上。問獄吏曰。此何文也。對曰。與懷素等交通之書也。深詰曰。懷素等罪狀明白。人與往來書問。不過通寒暄耳。豈盡從之反耶。存之徒增案牘。令焚之事。遂不及蔡氏。因之而幸免者甚眾。未幾。摠遷中書侍郎。深左丞。

何執中居相位時。京師童謠曰。殺了種蒿割了菜。喫了羔兒荷葉在。說者謂指童貫。蔡京高俅三人。及執中也。

崇甯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為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為賣漿者。或投

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為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為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眾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蹶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蹶。牽盈切。一足行也。

童貫竄嶺南。言者謂貫姦凶。不宜置之遠地。且其誤國之罪。當正典刑。淵聖以為然。乃命監察御史張激。乘驛斬之。既出國門。復得御札三字。速密全。即晝夜兼行。追至南安驛舍。斬之。函首京師。梟於東市。

邵武人黃南強。字應南。與先君俱調官都下。傾蓋定交。時仲兄侍側。應南與先君齊年。一日謂先君曰。初意二君為兄弟。不敢以為父子也。君有子如此。而吾方娶。不已晚乎。先君後數年棄諸孤。又十餘年而應南來守廬陵。求訪先君。則宰木已拱矣。應南晚得子。而康強壽考。及見其成人。因知人患無壽。不患無子也。應南當官持廉。所至見稱云。

車戰之法。既不盡傳於後世。兵車之制。亦不復見於南方。在春秋時。申公巫臣奔吳。

教之乘車。教之射御。則江之南亦可用矣。江鄉有一等車。隻輪兩臂。以一人推之。隨所欲運。別以竹為筭。載兩旁。束之以繩。幾能勝三人之力。登高度險。亦覺穩捷。雖羊腸之路可行。余謂兵家可做其制而造之。行以運糧。止以衛陣。戰以拒馬。若鑿池築城。非倉卒可辨。得此車。周遭連比。則人馬皆不能越。或進或退。惟我所用。欲名之曰活城。

柳公度云。不以氣海熟生物。煖冷物。時號善養生者。余異時數蹈之。未知悔也。年踰五十。老形具見。因誦少陵詩云。衰年關隔冷。味煖併無憂。持書坐間。以自警。

三孔之先。本田家翁。嘗步行入巖谷間。少憩。覺和氣燠然。心甚愛之。已而忘歸。迨暮。家人尋至其地。問故。翁曰。我覺此山中氣煖。與他處異。若我死。當葬於此。踰年而歿。其家從其言。後遂生司封君。再世而生經甫伯仲。其地今在新淦縣之西岡。

江西人遇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新喻李仲謙為舉子時。是夕行於溪上。見漁者炬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裏大有。裏大有。仲謙聞而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劉殿院次莊。長沙人。自幼喜書。嘗寓於新淦。所居民屋。牆壁窗戶。題寫殆徧。臨江郡

庠有法帖十卷。釋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所善毛公弼何君表。皆里中先達。兩家碑誌多其所書者。

獨醒雜志卷十

宋 廬陵曾敏行達臣著

近年大魁多齊年。木待問趙汝愚皆生於庚申。鄭僑黃定皆生於癸丑。王佐蕭國梁皆生於丙午。沈晦李易皆生於甲子。推而上之。呂蒙正馮京皆生於甲寅。蔡疑何昌言皆生於丁未。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所傳其生庚者如此。意其他尚有之。

汪聖錫本名洋。集英臚唱賜第。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十八歲作大魁之義。贛之龍南安遠。嵐瘴甚於嶺外。龍南之北境有地曰安甯頭。言自縣而北。達此地則瘴霧解。而人向安矣。歐公記至喜亭。以為道岷江之險者。至亭下而後喜。皆謂入其地者。垂於死亡。出境乃免也。

宣和四年。朝廷信童蔡之言。欲招納北人。因命涇原經畧招討使种公師道為河東河北陝西路宣撫司都統制。王稟楊可世副之。有旨令便道徑赴本司。師道既至高陽。見宣撫使童貫。問出師之日。因極論其不可。曰。前議某皆不敢與聞。今此招納事。

恐不可以輕舉。苟失便利。誰執其咎。貫曰。都統不用多言。貫來時。面奉聖訓。不得擅殺此人。王師過界。彼當箠食。壺漿來迎。又安用戰。今特藉公威名。以壓眾望耳。遂作黃旗。大書聖語。立於軍中。以誓眾。督師道行甚亟。師道不得已。遂調軍過界。河。師道未濟。已有北人來迎敵。我師既不敢與之交兵。惟整陣避之而已。楊可世與麾下皆重傷。士卒死者甚眾。復還界河之南。北人隔河來問。違背誓書。師出何名。師道遣其屬康隨。具以河北宣司所申北人陳乞事答之。眾譁然曰。安得此事。遂薄我軍。箭發如雨。師道於是遣康隨詣宣司。告以北人之語。且問進退之策。宣司不知所為。乃令移兵暫回。北人追襲。直至城下。屬大風雨。士卒驚走。自相蹂踐。兵甲填滿山谷。知真定府沈積中。以其事聞於朝。上怒甚。遂罷師道兵柄。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師道上表稱謝。云。總戎失律。誤國宜誅。厚恩寬垂。盡之年。薄責屈黜。幽之典。孤根有託。危涕自零。伏念臣西海名家。南山舊族。讀早囊之遺策。知黃石之奇書。妄意功名。以傳門戶。荏苒星霜之五紀。始終文武之兩途。緩帶輕裘。自愧以儒。而為將。高牙大纛。人驚投老。而得侯。屬興六月之師。仰奉萬全之策。眾謂燕然之可勒。共知頡利之就擒。而臣智昧乘時。才非應變。筋力疲於衰殘之後。聰明耗於昏瞶之餘。頓成不武之資。乃有

罔功之實。何止敗乎國事。蓋有玷乎祖風。深念平生大負今日。豈意至仁之度。不加既耄之刑。俾上節旄。亟歸田里。乾坤施大。螻蟻命輕。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神武不殺。得駕馭英雄之要道。明制服夷狄之大方。察臣臨敵失機。不出求全之過計。念臣守邊積歲。嘗收可錄之微勞。許免竄投。獲安閒散。臣敢不拊赤心而自誓。擢白髮以數愆。煙閣圖形。既已垂於素望。灞陵射獵。將遂畢於餘生。

岳公飛微時。嘗於長安道中遇一相者。曰舒翁。飛時貧甚。翁熟視之曰。子異日當貴。顯。總重兵。然死非其命。飛曰。何謂也。翁曰。第識之。子猪精也。猪碩大而必受害。子貴顯。則睥睨者眾矣。飛靖。炎間起偏裨。為大將。位至三孤。竟為讒邪所害。

建炎初。里中有狂者。自稱為毛道人。往來諸大姓家。人不以為甚異。一日江漲。不解衣而涉。未登岸。人疑其溺。既濟。衣裾皆不濡。人始異之。嘗館於馬田胡氏。夜半忽舉火焚其門。主人驚救。毛升堂大笑。眾怒。以艾逐之。不見所在。有頃。乃聞其聲在米斛中。欲啟鑰毆之。賴救獲免。明早遂顧之。他於其門上書字曰。胡某九十。其人未幾而卒。毛莫知所終。玉筭實錄。以為隱於山中云。

路真官為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尚為

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迴閉屋中。有油與蜜。數
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
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
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為。路
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麩果粒於掌。望太陽嘘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
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
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臘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
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咽而愈。路之捕治鬼
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為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迴閣疑局
開之謔

里中有富家翁。喜啖鼈。其家廝役爭求供之。一日有莊氓餽巨鼈。翁喜。亟付之庖。庖
人解其甲。則見肉理盤旋。與常鼈殊不類。亟以告翁。呼餽者詰之。對曰。前三日過溪
上。見一蛇於草間。吐吞涎沫。蟠縮不動。後再過之。不復見蛇。而鼈殆。蛇之變尚新。甲
雖鼈而身尚蛇也。翁自是不復食鼈。又道士傅得一言。兒時捕魚溪中。嘗獲一鰕。而
尾有二足。細視之。則老蟆也。由是知老蟆亦能變而為魚。今思老蟆與鰕魚之形亦

相肖。世常言蛇化為龍。不知亦有化鼈者。經云雀化為蛤。而不知蟆或變為魚也。見蛇而鼈句語不足疑有脫文

禪僧問話語幾於俳。嘗記一禪寺。每主僧開堂。輒為一伶官所窘。後遇易僧。必先致賂。乃始委折聽服。蓋旁觀者以其人之應酬。卜主僧之能否也。他日又易僧。左右復以為請。僧曰。是何能為。至則語我。明日果來。僧望見之。遽曰。衣冠濟濟。儀貌鏘鏘。彼何人斯。其人已恥為僧。發其故習。乃袖出一白石。問曰。請獻藥石。僧應曰。吾年耄矣。齒牙動搖。不能進食。煩賢細抹。將來觀者大笑。其人愧服。又一僧本屠家子。既為僧。頗以禪學自負。客欲折之。伺其升堂。教其徒往問曰。賣肉牀頭也有禪。其僧就答云。精底斫二斤來。問者初未授教。下句倉猝無言。乃笑謂僧曰。汝欲喫耶。聞者絕倒。舍法之後。諸州解額。多未復其舊。廬陵解六十八名。至紹興癸酉。其數亦未足。時鄭少卿作肅為守。既拆號書榜畢。謂諸考官曰。解額未盡。復諸公尚有試卷可取者否。曰有。遂令再取一名。以足其數。諸試官因將所留卷擇之。添取一名。乃劉廷雋。廷雋遂擢第。

維揚有石塔院者。特以塔之制作精妙得名。龍德幸維揚時。嘗欲往觀。先遣人排辦。

供奉諸璫環視之。歎賞曰：京師無此制作。有一僧從旁厲聲曰：何不取充花石綱。眾愕然。龍德尋聞之，遂罷幸。

朱勔本一巨商，與其父殺人，抵罪，以賄得免死。因遁跡入京師，交結童蔡，援引得官。以至通顯，欲假事歸，以報復讎怨。先搜奇石異卉以獻，探知上意，因說曰：東南富，此物可訪求。受旨而出，即以御前供奉為名，多破官舟，強占民船，往來商販於淮浙間。凡官吏居民，舊有睚眦之怨者，無不生事害之。或以藏匿花石破家。越州有一大姓，家有數石，勔求之不得，即遣兵卒，徹其屋廬而取之。惠山有柏數株，在人家墳墓畔，勔令掘之，欲盡其根，遂及棺槨。若是之類，不可勝數。故陳朝老以謂東南之人，欲食其肉。

蔡京諸孫，生長膏粱，不知稼穡。一日，京戲問之曰：汝曹日啣飯，試為我言米從何處出。其一人遽對曰：從白子裏出。京大笑。其一從旁應曰：不是，我見在席子裏出。蓋京師運米，以席囊盛之，故云。

陳忠肅公在宣政間，嘗大書杜少陵哀江頭一詩。人莫有知其意者。蓋公明於數學，逆知國家靖康之變，而不欲言之爾。

王履道安中。初學東坡書。後仕於崇觀。宣政間。頗更少習。南渡以來。復還其舊。嘗見其晚年所書。真得東坡筆法者。

東湖先生嘗會棋於湖山堂。食罷。偃息。倏起。疾言曰。予作詩數十年矣。適於牀頭得少陵集。試閱之。忽有所見。元來詩當如此作。遂有不知何處雨。已覺此間涼之句。自是落筆皆平易自然之妙。人不能學。

少陵古詩。有歌行吟歎之異名。每與能詩者求其別。訖未嘗犁然當於心也。嘗觀宋書樂志。以為詩之流有八。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少陵其必有所祖述矣。世豈無能別之者。恨余之未遇也。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賃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詰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劬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秦丞相與翟參政汝文同在政府。一日於都堂議事不合。秦據案叱翟曰。狂生。翟亦應聲罵曰。濁氣。二公大不相能。翟怒一堂吏。面奏乞究治其不法。秦欲以此逐之。遂前奏曰。翟某擅以私意治吏事。傷國體。不可施行。翟因力陳其故。且乞罷政。退復上疏。以為秦檜私植黨與。護善善良。臣若不早乞迴避。必為睚眦中傷。疏猶留中。而臺章遽言翟與宰相不協。因防秋託事求去。汝文遂罷政。依舊致仕。

里諺有張果老撐鐵船之語。以為難遇。不復可見也。鄉人楊元臯為舉子時。嘗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除是撞著張果老撐鐵船。元臯心甚疑之。紹興初。以鄉舉就吉州類試。一禪刹為試院。元臯試畢。忽回顧壁間。有畫一老人撐船。旁題云。此是張果老撐鐵船處。元臯喜。以為符夢中之言。榜揭。吉州之士中者六七十人。元臯預其一。元臯名邁。

董體仁參政少時鄉舉對策。其篇首曰。聖人序卦。噬嗑之後。繼之以賁。習坎之後。繼之以離。噬嗑者。有物為問之象也。習坎者。乘時履險之象也。為我之間者。不可以不去。既已去矣。用文之時也。故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為我之險者。不可以不除。既已除矣。用明之時也。故離之象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其說云云。後

遂為舉首。晚年就乙丑特奏名廷試。復用其說策。入四等。補文學。出官。繼獲漕舉。復試禮部合格。廷試仍以此說為對。時聖策以漢光武為問。體仁申其說曰。光武取諸新室。則去間除險之時也。又恢一代之規模。則觀文重明之時也。遂為天下第一。後數年。登朝籍。兼崇政殿說書。講易卦。偶至啞嗑。體仁仍用去間觀文之說。甚稱上意。秦丞相又器重之。自御史一再遷。遂參知政事。

廬陵商人彭氏子。市於五羊。折閱不能歸。偶知舊以舶舟浮海。遂彭與俱。彭適有數千錢。謾以市石蜜。發舟彌日。小憩島嶼。舟人冒驟暑。多酌水以飲。彭特發奩出蜜。遍授飲水者。忽有蜚丁十數。躍出海波間。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懷出珠貝為答。彭因出密縱嗜。羣蜚屬饜。報謝不一。得珠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隨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甃犬雞提孩之屬。皆小兒戲具者。登市。羣兒爭買。一兒出珠相與貿易。色徑與常珠不類。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歸。忽然風霧晝晦。雷霆轟吼。波濤洶湧。覆溺之變在頃刻。主船者曰。吾老於遵海。未嘗遇此變。是必同舟有異物。宜速棄以厭之。相與詰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異。其或是也。急啟篋視之。光彩眩目。投之於波間。隱隱見虬龍攫拏以去。須臾變息。暨舶至止。主

者諭其衆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魚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稱所攜以謝之。於是舶之凡貨皆獲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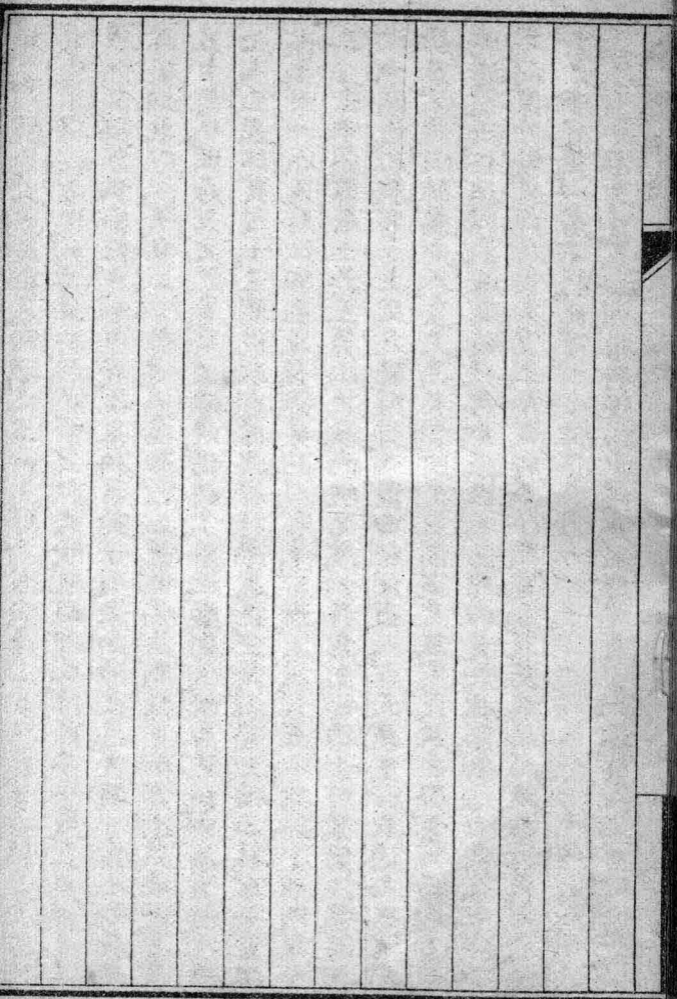
浮雲居士曾公行狀

居士姓曾氏諱敏行字達臣其先自金陵遷袁之宜春又自宜春遷吉之吉水由是世為吉水人曾祖孝先字純臣祖君彥字仲求皆博學通經為鄉里儒先方熙甯之學盛行父子獨守古義不為變故試藝輒不偶父光庭字南卿仕為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居士零陵之季子也自幼志氣不羣父命以事一意奉承罕不可奪靖康之難零陵率民兵勤王時天下久無事創見金革人情危懼送車及郊者或泣數行下居士纔九歲初若慘惻已乃勸行曰願自力毋憂家零陵慨然撫之曰惜汝尚幼加以數年當與俱矣既長日嗜經史善持論與諸兄馳騁上下嘗以為賈誼非有愛君之心故痛其竄逐至捐生以泄憤鄧禹銳進而退速故乘勝獨克而不免損威於桐邑光武用人曾不能容一眚有愧於秦穆公之於孟明其言皆反覆激切有補於世年二十遇疾棄舉子業歎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東坡此詩似為余發也於是博覽羣書上自朝廷典章下至稗官雜家里談巷議無不記覽訪收法書名畫多所訂正字畫祖米元章人謂得其筆法又倣章伯益飛跂墨戲亦曲盡其妙頗喜陰

陽五行推測吉凶之說。如郭景純李常容所論著。研深尤精。假日縱談。逆定時人窮通得喪。皆如其言。零陵歿。居喪過毀。邱壠百役。以身任之。極其勞悴。妣劉氏太孺人。年踰九十。奉侍唯謹。非甚不得已。不輒去左右。居鄉里。尚義好賢。揚善而嫉惡。赴人之急。甚己之私。飢者菽粟。寒者綈纊。客無以家者。為之室廬。死而不收者。槥焉歸之。其齊家接物。大要本之以恪勤。而行之以公恕。凡所經理。整整有法。性不能飲酒。然客至必命觴。笑語移日不倦。尤善料事情。有請問質疑者。必為處其成敗可否。人皆信服。不事造請。掃軌城市者十有餘年。仲子為贛曹掾。他日樂崆山章水之勝。扁舟遊焉。東平梁公宏夫。以使事弭節是邦。聞居士之風。將求見之。即日引去。竟莫識其面。嘗經行江湖間。崇臺甲觀。土木之巧。隨所觀覽。規模曲折。皆會於心。每欲事營繕。以寫胸中之成規。顧未得其地。晚乃卜築於龍溪之上。面山為閣。因坡為園。物色位置。氣象清曠。期月而成。其襟抱灑落。長於計畫。即小可以觀大。類如此。訓諸子甚嚴。擇師授經。館於別墅。不以家事嬰其心。日加課飭。故其問業益專。雖少者亦亶亶嚮於成就。鄉人慕傲焉。前言往行。多所記錄。有獨醒雜志十卷。又嘗患世之醫。皆高自許可。好奇以斃人。因取古法湯劑。已嘗試之者。述應驗方三卷。居士氣質剛方。識趣

超邁紹興己卯夢遊鄰邑新淦之玉笥山寤而言曰是山多幽致晉梁諸君子隱焉
吾生不得從之遊死其葬於此庶乎公叔文子之瑕邱也淳熙二年歲乙未十月二
十九日與族姻燕飲歡如平時迨暮夜召諸子曰余知命久矣修短亦命也今且死
屏醫却藥呼紙筆書二十餘言囑諸子以力學他無及焉投筆即寢憊然而逝享年
五十有八聞居士之死者齋咨涕洟惜其不永也娶謝氏婉淑專靜內治有相子男
七人三畏鄉貢進士三聘從政郎隆興府府學教授三觀三變三接三異三英皆舉
進士女一人適將仕郎劉龜習孫男三人宏基宏濟宏謙女五人諸孤卜以明年十
二月壬申朔葬居士於玉笥山之趾南坑之原如其素志初居士自號曰浮雲年既
四十聞所居廳事之北隅為獨醒齋又號曰獨醒道人既而築堂於故園之東名曰
歸愚又號曰歸愚老人蓋三易其號所見益高觀其談笑死生之際真有過人者矣
乾道龍飛仁遠以武學官侍殿廬觀策進士三聘以是歲擢第知居士之有子後四
年同僚於贛獲拜居士於堂上奉從容焉今聞窆窆哀莫能弔乃述其行事俾乞銘
於大手直筆以著不朽謹狀。

淳熙三年十月日奉議即權發遣濠州軍州主管學事樊仁遠謹狀。



浮雲居士曾達臣哀詞並引

端明殿學士廬陵郡侯胡銓撰兼隸

予聞龍溪浮雲居士曾達臣。義方之訓舊矣。恨不識面。淳熙戊戌。其子新西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三聘以濠守樊侯仁遠狀乞相挽之詞。扶服拜且泣甚哀。予然後知君之有子。且信義方之訓為不誣也。余為國子祭酒時。朔望必詣武學。閱諸生藝。樊侯時為武學諭。其言不苟。紀君行實於鄉評有考焉。是宜詩以哭之。君諱敏行。右文林郎。知永州零陵縣光庭之季子也。其詞曰。

螺川之南。青原之山。疊嶂摩空。章貢之水。繚其下。其北玉筍插天。清江齋云。高深相形。渺瀟灑。以故螺川之秀。民多嗜學。而逸民抗志有過人者。蹇蹇府君。澡德浴蘭。而舉世知者蓋寡。自幼不羣。幹父之蠱。守不假。靖康之變。零陵糾民兵勤王。送行者或悲。惜君纔九齡。慨然氣前馬。既長喜持論。與諸兄馳騁相上下。嘗以長沙竄臣。心非愛君。徒傷已見。遂至捐生以泄憤。有如洛陽之賈。又謂鄧禹銳進。乘勝獨克。而不免挫威於柵邑。非晉軍之整暇。至云漢光不能容一肯。視秦穆之於孟明。為有愧也。其言反覆深切。殊有激於世之瘡痍。弱冠得疾。棄場屋。喟然曰。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

官。坡老此言。真得我心之寫。居零陵之喪。一溢過毀。豈特芟翦不納。徒為苟且。毋夫
人年踰九十。雞鳴問寢。無食息親闈之捨。初自號浮雲居士。蓋慕昔人黜浮而崇雅。
又易其號曰獨醒。將友靈均於沅湘之野。晚復號曰歸愚。鄙移山之土苴。凡三易其
稱。所見益遠。卒不享壽康之嘏。臨風增歎。不可致詰於造化之治。

姓字書曾氏望廬陵。本朝大江以南。清源南豐兩族。皆出宰執侍從。嘗通譜系。其後
顛之霄都。則叔夏尚書。天猷吉甫侍郎。兄弟繼為禁路之英。惟廬陵一族。文獻相承。
登科無慮數十人。而未及三郡之顯。今浮雲居士達臣。有博古通今之學。偶遺於科
舉。有知幾應變之才。不白於功名。緒餘著書。追跡前輩。向使盡發胸中之所蘊。其成
就宜何如哉。是生諸子。才學俱茂。或仕於小官。或貢名天府。而仲氏無逸策第太常。
典中祕書。為尚書郎。羣從孜孜為善。方競爽迭興而未艾。視前三家。何患不及。特時
有先後爾。况猶子無玷。嘗以奉使朔方。假大兩制。歸而勸講修法。備膺寵章。是固為
之兆矣。姑少徐之。慶元丁巳冬至日。周必大子充書。

諤項寓曾氏槐堂者七年。積臣時已出仕。正臣亦欲用世。惟達臣自少遇疾。盡捐世
事。心閒意適。多所見聞。前言往行。記錄甚備。文藁盈篋。平日不苟以示人。間或與之
議論。則上下古今。具有本末。諤每思其言。一一不可忘。淳熙己亥秋。過其諸子龍城
新居。三聘謂諤欲編集以傳時。已有次第。今獨醒雜志是也。比者。三畏攜本相訪者
幾三。聘又封以為寄。覽之悵然。追念疇昔所載玉笥山。則其家可望而見。臆御在玉

筭之旁。王嶺為彭玕舊幕。諤皆嘗同遊焉。黃鋼劍者。融守陸子楫。亦嘗以一見遺。不知黃鋼之名為何。因達臣之言。乃得之。至如欲倣古車戰之法。為活城設網。可以禦敵。以漢三科處特恩之類。又皆有用之學。可以推行於世。獨恨達臣嘗談宣和靖康事。尤詳。皆親得於故老。而志或不載。豈有所避而未傳乎。所稱民師。乃諤曾伯祖也。毛應佺并其子洵。子君卿。蓋里之先達。劉中叟。劉偉明兩公。江湖名儒也。中叟之清古。偉明之奇削。自見一世豪。而人乃罕知。惟志中見之。諤亦因此徧尋兩公事迹。欲續達臣之意。庶使不泯。三聘以書來。請題其後。因思從遊四十年前。回首如夢。念往興懷。悲不能已。姑畧述昔所聞於達臣者。授其諸子。以見交友之義云。紹興六年五月朔。太平興國散吏謝諤書。

余比官成均。臨江曾無逸為寮。嘗言其先君子平生。示以書一卷。蓋狀其行事。樊少從博士為之。哀辭者。端明忠簡胡公遺墨二畫。得良齋誠齋諸公為之跋。誠齋又序其獨醒雜志。嗚呼。備矣。無逸又曰。先子非無意於用世。蚤歲得疾。遂棄舉子業。專務古學。能懸腕作行草。追配前良。鄉也。視富貴若不足。澆而曰。浮雲居士。久益高尚。又以獨醒名齋。晚號歸愚。所造愈深。故死生禍福之際。了達如此。家有章伯益友直飛。

歧墨戲數幅。初未嘗摹倣。落筆輒過之。一日於敗紙寫二蟲。精彩勝絕。未幾遂下世。故並手澤藏焉。余曰。畫不足為居士道也。以誠齋之親且厚。猶不知游藝之妙。其蘊蓄不見之外。如此畫者多矣。可勝歎哉。尋得獨醒志。讀之。益知其為博雅篤論之君子。徐節孝平日默處一室。幾若與世相忘。至其論天下事。則衮衮不倦。有不出戶而知天下之稱。然猶居山陽往來之衝。若居士遠在江右。而中原故事。歷歷能言。則又過之矣。紹興三年中元日樓鑰。

右獨醒雜志十卷。廬陵曾君所作也。紹熙壬子歲秋。君之子三聘。出以示余。喜而讀之。得所未見。竊惟古之君子。所貴乎多識前言往行者。非夸其文。耀其富。蓋將以畜德也。然則曾君之所以遺其子。無逸之所以幸教余者。可不敬勉之哉。開封趙汝愚題。

余嘗次本朝學問。多出江西。至歐公遂以議論文章。師表天下。曾三又相次第起。最後魯直。且以詩擅一代。盛矣。余生晚。蓋嘗識曾鯉。求甫。得其書一編。今又得曾無逸所藏其先君子獨醒雜志一編。則亦三不逢者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信然。夫逢不逢。何足道。顧其書可傳不耳。方三經義行時。學者非王氏不學。由今觀之。視獨醒

志果何如。永嘉陳傅良書。

浮雲居士曾公。以文學行義。有聲江西。予恨不識其人。而獲從其子監簿遊。文獻彬彬。所謂能世其家者。一日見公所著獨醒雜志十卷。前言往行。登載不遺。有補於世。語簡事核。非其他稗官小說之比。讀其書。想其人。如親見其抵掌談論。益知監簿家學淵源。所從來遠矣。嗚呼。士君子抱負所有。不見於用。必託於言。若公者。高見遠識。尚友前輩。雖陸沉於下。而遺書滿家。足以垂世傳後。其視富貴無聞者。孰得孰失。况又有子方駸駢顯榮。足以為不亡矣。因書其後。紹熙壬子孟秋望日。錫山尤袤題。

右獨醒雜志。先君記事之書也。先君隱居不仕。凡所見聞。皆筆於冊。既沒世。諸孤不肖。懼弗克紹。因併追記平日燕談。編次為十卷。誠齋先生見之。辱賜之序。仍刻版於家塾。淳熙丙午正月望。三聘謹書。

浮雲居士。蘊用世之才。行獨醒之志。著書自樂。以全其天。可謂賢已。所著雜志十卷。詞簡而事賅。識高而論卓。同時諸賢品題備矣。予按行狀。公母夫人年逾九十。公奉侍惟謹。並甚不得已。未嘗去左右。今是書首述蔡端明母壽百單二歲。載筆之下。有餘慕焉。尤有以徵其孝思也。惜自淳熙丙午家塾版行而後。迄今六百餘

年別無雕本。予感誠齋序中有亡書無亡言之論。亟為刊而行之。若夫楮墨易渝。巢梨速朽。百年以往。再永其傳。則又後世君子之責也。

乾隆乙未重午日歙長塘鮑廷博識於知不足齋

跋終